



皇明通紀

六

伊
1765
5





江口

新鐫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六



宣德

粵濱逸史清瀾釣叟 臣東莞陳建輯著

李卓吾

批點

正丙午宣德元年

十一崩 英景陵

宣宗章皇帝帝御名瞻基仁宗皇帝長子也按謚法云憲天崇道英明睿聖曰宣欽文昭武寬仁純孝曰章在位十年壽三十一崩

倚歷代臣鑑并外戚事鑑有明示之意

御史尹崇高奏言禁市買諸物

正月勅儒臣脩歷代臣鑑外戚事鑑○擢文選郎中鄭誠為吏部右侍郎○四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卒以胡濙為禮部尚書先是濙為禮部左侍郎仁宗以濙在永樂中嘗有密疏疑之改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至是上知其忠誠召陸是賅○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言朝廷近差內使於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上諭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差遣中人本出

李卓吾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六

奏請必命考用典

此誠稱論

禮部進耕籍田之功天下之農也

權宜豈知勞擾如此今詔書已罷買諸物若買完者即令回京未完者皆停止○五月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祇奉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皇曾祖肇建國家皇祖皇考相承法制詳備况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鑑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為戶部尚書擢張瑛為左侍郎俱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兼替機務

宣廟之柄用陳山張瑛猶仁廟之柄用楊士奇黃淮皆青宮舊恩也然山瑛人品不逮前矣故皆不得久居內閣後亦無稱焉

續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

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入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禾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

宗社蒼生之福

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治有異政皆隆推

正以四按察使陳璉為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璉廣東東莞人舉手鄉

初為桂林教授遷國子助教永樂初近臣言璉有治才不宜置之散地擢

三賢祠

知許州改滁州以寬厚為治均徭役時征歛禁姦輯暴民用太和文皇

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詢民隱治有異政者加陞擢璉言滁

績最除人恐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府知府仍掌滁州事在滁十年嘗再同考會試進巡符頌平胡頌鏡歌鼓擢四川按察使治績尤著會吏部言璉素有文學乃召改是職滁民思之祀之于醉翁亭與歐陽修王禹偁為三賢祠云○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榮顏衛指揮哈刺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上曰右者御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擾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榮曰取夷宜寬用兵宜審况虜多詐

御夷宜寬

御夷宜寬

東馬親
征高煦
反約

注事可
盜不可

兵貴
神速

薛祿為
先鋒

未可輕忽但整頓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未足較也○八月漢王高煦
反上親征乎之初高煦既之國時思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高
煦反謀益決於是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為都督樂安知州朱烜
為偽兵部尚書檄遠近以輔臣蹇義夏原吉姦邪亂政為辭中外恟懼
高煦復遣入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為內應輔即縛其人白於上上夜
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之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難色顧原吉原
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
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宜捲甲誦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入
有奪入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命鄭襄三王監國明日即躬率諸
軍啟行以陽武侯薛祿為先鋒晝夜兼程而進不數日抵城下高煦不意
車駕親征猝至城中震駭群下潰散遂械高煦以歸自八月初十日出師
九月初六日還京兵不血刃不踰旬而罪人斯得遂夷太難四海永清榮

榮吉二
人之力

楊夏二
公益中
文之夫

批趙王
朝廷求
安

勅自以
何為辭
言不可
加以勅

古一人之力也後高煦械至京賜有盡

謹按楊夏二公此奉鑒建文之失也當時事起倉卒人心惶惶而高煦
將天下事未可知九有生民不勝其荼毒矣幸而奮策決孤風馳電擊
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遂使群凶瓦解曾不崇朝克清大憝求清宗廟茲
非斯世斯民之不幸與

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齋手勅諭趙王時高煦既擒
車駕將還京師尚書陳山迎謁言於上宜乘勝移師何彰德襲執趙王
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二人皆請從山言榮謂
宜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上領之命
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依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
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汝可阻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
云與趙王謀造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復謂
榮及義原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收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

楊專與士奇意合

宗室惟趙王是親此士奇之對保意他兩見極常

親諭之尤善

趙王表

怨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必請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閣者不納不得入義乃以士奇意白 上意不憚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 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是親當慮保全之母惑群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趙王最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受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群臣言重遣袁容及劉寶齋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筆書親諭之尤善 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死之先是 仁宗遣中官山壽齎勅赦黎利之罪命為清化府知府利不從聚眾寇掠勢

謝恩

陳洽遇害

文簡好毀同列

報反尔之

何忠被賊所執

益張通率諸衛官軍往討洽以為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規賊勢通欲渡河而陳洽反復諭以利害且陳方略通弗聽翌日五鼓麾兵以渡洽不能止次寧橋與賊遇自辰至未力戰互有勝負洽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通懼師卻洽遂遇害事聞贈少保謚節愍管其子樞為給事中○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令歸田養疾疾愈仍來供職時淮以性年九十猶無恙膺封爵與子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三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

謹按 瑣錄記黃文簡好詆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待 宣廟問淮何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反爾之報矣建按三朝聖諭記淮嘗毀胡廣楊士奇二人於文廟然則文簡好毀同列事固有之耶嘗怪洪熙初繩愆糾繆圖書之賜與詰辭二語之增獨淮皆不與豈亦所謂反爾之報為二楊諸公所短故耶以耳 觀當時內閣諸臣似亦未盡協恭和衷之義玩三朝聖諭錄諸公相嫌之隙尤著

改山東安樂州為武定州○交趾叛平州知州何忠為黎利所執死之忠

以死為誓不屈其節

何忠臨難賦詩從容就義也

今御史四出清理此為理人所宜然

荊州人宋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為知州至是黎賊侵圍鎮城潘鎮以忠有膽略使懷奏潛請王師忠夜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諸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罵曰臊狗奴吾天朝臣豈食汝太蔬之食奪杯柳中虜面流血盈願遂遇害事聞上深悼惜之勅旌其門賜諡曰忠節忠臨難從容賦詩曰萬里孤臣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終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朝殄叛夷○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時天下軍政既久而弊軍之姦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詎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姦人之賄輒從之民受枉比比遠邇一轍上知其弊遂令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姦○賜御用監太監王瑾王帶瑾交趾人陳蕪也上為皇太孫選侍左右既登極即陞太監賜姓名王瑾字潤德上親征高煦瑾扈從有功還遂賜王及

賜範金為首書

立設養濟院

復李時勉之官

上不允廷表之請

燕崇以彰太平

金鞍麻馬金帛等物又嘗被賜詩章及範金為圖書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以賜之且與兩夫人及養子陳林一官令亦從其姓曰王春馬○十一月上諭順天府尹驥等曰古之仁政必先療寡孤獨立設養濟院意正在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饑寒無依之人行乞爾為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釋翰林侍讀李時勉之囚復其官續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剖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上曰為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剖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丁未宣德二年

正月以上元節勅賜百官假十日俾飲為樂以章太平之休自是歲以為常○二月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諭

勅賜輔臣
圖書

體朕至
意永
元敷

楊榮獻
駟虞頌
美至
也

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為臣者匡正之
臣有過則為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警勵而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于
載一遇者也卿等嘗祗事我皇祖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
致及今侍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加悅茲特賜卿等鑲金銀刻
圖書高體朕至意永無敷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
賜士奇曰忠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漢曰清和恭靖云

謹按

楊文敏家集記當時承賜銀圖書五類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
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胡忠安家傳記承賜銀圖書
書四曰昆陵胡漢曰文恭世家曰
大宗伯章曰清和恭靖餘未有考

進大學士張瑛禮部尚書兼大學士仍舊○會試天下舉人取趙鼎等一
百人○三月廷試賜馬瑜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駟虞復見
楊榮獻頌○命安遠侯柳升帥師赴交趾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泰贊
軍務陳洽既敗死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詔命

山晉驍
騎射曉
女略

公初到如
新寧白袍

近日報
紳反不
若國初
賤隸中
之賢

升等將七萬人以徃且勅慶舉六卿之屬有才略者以自助慶奏即中史
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命都督僉事山雲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
西雲安親慰梧善騎射曉兵略末樂中為指揮使從征迤北功為諸將先
陞都督僉事至是朝廷以廣西獞徃叛服不常數為邊患命雲充總兵官
徃鎮之

謹按

水東日記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尚誅殺山襄毅繼之
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沈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武臣比肩
者亦不多見其取官一以威嚴刻期征調無敢違者又記廣西帥府
一鄭軍者老練也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為將不忌貪利廣西素
尚利貨我亦可貪否乎曰公初到如一新索白袍一沾汗點墨終不可
渝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忿奈何乎居官
顯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
諭十年廉操終始不渝雖不重而牢亦尚云○又按傳信錄太祖
開國初用葉春黃興宗直所後矣下以其俱老成不貪除春為儀臺司
副使陞福建參政除興宗跟戎數年勤而不貪又處事雖儒與更不及
以牧民何有後累遷蘇州知府河南布政愚謂以鄭軍之事觀之國初雖
賤隸中猶有如此之賢而近自縉紳
士夫或反不逮何也豈非世變然與

民乃國
家根本
尚書張
本至言

七月 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曰近來民有訴安辭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根本夫朝廷之於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矣後卿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為軍民則為民毋致妄為違者必罪不恕

常之人
益感宗
璉

謹按楊東里集先是朝廷命御史四出清理軍伍有御史詣南直隸蘇宗璉執不從御史怒宗璉異已數出無禮語詆訾之宗璉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常之民賴宗璉以免於在者十有七八時蘇之佐郡者希各御史意峻刑枉民動以干計怨聲載道常之人於是益感宗璉不已立廟于君山祀之建謂以蘇常二郡推之則天下之民受枉者不可勝言矣嗚呼以與枉而差清軍清軍差而民益枉則易若勿差勿清之為愈乎則曷若併其差於巡按而使官咸一負民咸一害乎然此猶就論論弊非究本之論究本之論具見於治安要議具見于此紀弘治之二年

柳升敗
苑交趾
輕生失
謀

十月安遠侯柳升敗死于交趾先是升兵入交趾賊于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輕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史安陳鋪言于李慶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狄譎詐不可以屢敗忽

升唯
究戒慎
伏兵四
起

之安知其不示弱以擾我况勅書數數戒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貫無戒慎意明白前進以數百騎獨先之副將崔聚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既度橋遽壞後軍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卒又後日崔聚被圍聚固宿將倉卒賊驅象闢眾亂聚遂被執賊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鋪曰吾輩見危授命耳俱死之○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趾先是馬麒既

我父母之
呼也亦其
知人乎非
此福昌能至

王通
比歸

激變交趾陳洽繼福掌布按二司累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曹父母也公向不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餽以餼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成山侯王通棄交趾帥師還柳升等既敗死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眾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

劉子輔
子如
效死守
倡民兵
有與城
相存亡
意

請為陳
氏立後

寒義原

且為利請立陳氏後於朝遂棄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宥死董爵○黎利
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子輔江西廬陵人初為廣東按察使坐累
逐遷知諒江府為人惇朴不事表裏撫綏其民如子民咸愛戴之時寇勢
熾其他郡縣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民兵效死守數月寇增眾攻城食且
盡而民心益固既而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皆盡力闢以死
無一人肯降者子輔知事不能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汗賊
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皆死子輔死事聞上悼惜之贈子輔叅政賜祭
復其家

謹按

是時交趾二十餘州郡文武官吏死於黎利之難者何啻數百千
計如何忠劉子輔諸人名氏節槩僅僅見之餘多湮沒無聞惜哉
黎利遣人進安南陳王三世孫嵩表乞立為陳氏後上覽之密示英國
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誦當
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義願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

吉之對
未可沒

榮言當
後

何謂無
名何謂
示弱此
見極當

但得民
安何恤
人言此
至命

示弱於天下二人退復召楊士奇楊榮諭以二人所對曰今日吾與爾而
人決之榮對曰求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
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為福上顧問士奇云何對
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則擾郡縣其
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
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為
榮何謂示弱臣侍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明日朝罷出嵩表示
諭文武群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
言遂遣工部侍郎羅汝敬等齎詔冊封陳嵩為安南國王罷征南兵

謹按

交趾棄守之議二楊以息兵養民為說意固美矣然是時交趾設
置文武諸司大小四百七十餘所官吏將士何啻數萬交趾一棄
數萬人皆斷送為寇荒之鬼不亦悲乎吾邑羅公亨信以給事中註誤
諸居交趾九載洪熙初洗馬張英薦始得召還京為御史既還而變作

損天朝
威重則
甚可惜

冊封貴
妃為皇
后

後亨信歷官都御史有功於邊為時名臣使非張瑄之薦難乎免矣又
有初門李厚者為刑部主事以恤獄忤旨亦謫交趾錄數年召還改吏
部赴召僅五日而變作餘人皆不得歸人以厚為忠誠獲報見徽川志
二公之不倫者異類者毫髮耳夫文皇之厚為臣僕數萬人不足惜而損天
朝威重則其可惜也愚竊以當時宜勅責王通駐師境上勿却而更
遣張英國再臨之英國三定交趾亦盡歸中華之人然後從其請而封
變可復取則取之不可則責黎利使盡歸中華之人然後從其請而封
乏斯不為仁昭而義著乎蓋斯時利所欲得者止於境上而後從其請而封
用兵徒其請而使歸華入宜無不承者二揚不知出此過懲往轍遂一
切靡然知敵欺而不較損國威而不恤不旋踵利遂篡高自立二楊亦
未如之何蹇夏無各示弱之論確中一時矣愚載事至此為之重有感
十一月皇長子生赦天下皇子孫貴妃所生也○十二月皇后胡氏
上表讓位賜號靜慈僊師退居別宮冊立孫貴妃為皇后先是皇子既生
胡氏稱疾請間貴妃遂正位中宮既而張太后憐胡后之賢仍命入居
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宴會必命居孫后之右焉

謹按 經濟錄成化中禮部尚書姚夔會題陵廟事言宣宗晚年欲追復
英廟承先志卒復胡后位號
亦追悔事類同後天順中

以黃福為戶部尚書歸自交趾也尋改南京戶部

黃福持
正不阿

謹按 天順曰錄宜德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冠符之皆依違承順
之不懈惟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
會着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
實疏乏也何使蹇夏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以盡疎之則君德可修
天下可肥矣

道學正
脉

薛公見
且不可
得

以薛瑄為監察御史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試奇之稍
長從魏范二先生講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
專心於是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
瑄欲一識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中尋識之
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歎不已

正 戊申宣德三年

君臣
遊觀
至樂

二月冊皇長子御名祁璘為皇太子○封孫忠為會昌伯 皇后父也
○三月命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及翰林諸臣凡

庶幾古
人遊象
之樂

氏仇疏
移仁人
君子所
宜念

山林湖
泊之利
取而不
禁

兵貴
神速

十八人從遊西苑萬歲山詔許乘馬中官導引登山周覽復賜登御舟泛
太液池上諭諸臣曰今天下無事雖不流於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
至此以開豁心自度幾古人遊豫之樂也復細魚射鳥賜宴盡權而罷尋
復召諸臣賜遊東苑○工部尚書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
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上諭戶部
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軫念昔富弼知青州
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
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各布政司及府縣官加
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八月車駕巡邊閱
武九月初至薊州傳化駐師石門邊報兀良哈萬餘騎入寇已迫塞下
上曰天厭其惡俾來就斃也將士皆踴躍請擊之上曰兵貴神速朕以
鐵騎先馳赴之當令迅雷不及掩耳爾將士以次徐來即曰上率鐵騎

飛矢如
雨

遂致家
庭之禍

劉規有
罪下獄

京師端
本澄原
之地

三千出喜峰口五百與虜遇虜駭愕出不意上率鐵騎為左右翼前犯
虜陣飛矢如雨虜狼狽死者甚衆餘衆悉累創退走上以鐵騎數百繞
出陣後盡獲之斬其酋長遂令將士櫛虜巢穴悉收其部落人口駝馬牛
羊輜重不可勝計

謹按宜廟英武亞於成祖故平內難芟外夷皆躬履戎陣如摧枯拉
朽然所以然者由宜廟為太孫時嘗由徹諳武從成祖北征習
知用兵故遂能如此亦由去國初未遠乘祖宗石戰之餘威戰士習
於戎陣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英宗生
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致蒙塵之禍故建嘗謂正統土木之役
宣德此役誤也

加大學士楊榮少傅先是上率鐵騎出喜峰口擊虜文臣獨楊榮扈從
既還遂加是職○加忠勇正金忠太保以討兀良哈奮前斬敵功最也○
十月權通政使顧佐為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適居遼東先
是上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殿諭之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曷曷
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未樂之末已作但至今日甚耳上問求

世言賄
賂所從

風憲所
以傲南
百僚

顧佐有
風采

有臣庶
能如顧
佐當優
擢用有
耻如觀
者當成
之以傲
衆

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官放肆無顧情請
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耳榮曰是時賦貪方實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
震畏如此則不肖御史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有誰可使掌憲者士奇對曰通政使
顧佐庶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亦嘗為京尹能防禁
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又
數日陞佐右都御史勅令考覈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屬不肖者二十
餘人罪甚者發遼東充軍於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貪贓狼藉并奏其子輻
營制諸道騁私戚公皆明著實跡遂逮觀父子下獄議罪當死特宥之發
輻戍遼東而令觀隨往

謹按

天順日錄宣德初許臣僚燕樂以奢相尚歌妓病前紀綱為之不
振自顧佐為都御史奏黜貪淫糾正百僚禁用歌妓朝綱始振天

天下想
開其風

下想開其風承當時惟佐正
色立朝元節賞戚俱憚之

優厚為
之一清

上欲優
老不煩
庶政亦
養節老
成意也

上責楊
榮通請
詞

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為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縱弛御史
尤多貪婪效尤成風賊據狼籍至是玘奉勅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二十餘
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憲臺為之一清○冬上以尚書蹇義夏
原吉太學士楊士奇楊榮四人皆年高欲優逸之賜勅嘉勞命輟部院職
務朝夕侍左右備顧問謀議其勅蹇義曰卿歷事祖宗多歷年所忠謀
謹論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替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春秋
高尚預繁劇優老待賢禮非敢當况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
倚毗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講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
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密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顧老成之意欽哉
六月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上召榮責之曰卿何不
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

啟門納天下土揚崇之善對

寧王奏求鐵笛

因笛而寓成規之意

瑞鳳獻

却吳中之奏

顧佐宿弊

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 上悅○工部尚書吳中下獄先是中私以官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 上登皇城樓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七月寧王權遣入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條也所以條和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正德四年

正月騶虞見于南京畿內之來安縣守臣得之以獻○二月寧夏總兵寧陽侯陳懋進玄兔白兔各一 上賜以龍衣玉帶璽書獎諭○工部尚書吳忠言昨山西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蹟道場為國祝聖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為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其止之勿勞吾民○顧佐自為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厲凜然吏有遭者者拮據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訪通政司以聞 上密以示楊

官皂兩便

朝廷用人一好人一奸人排此宣宗之明也

佐得大体

傑情示

士奇曰爾不舉佐顧乎對曰所祈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不遺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耕嘗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難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人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未事不足上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更示之狀更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太體矣久之復有囚告佐累在入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怒召楊榮楊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使小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鞠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為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

臣楊
更宜一
可行

陳山何
如人

陳山非
君子

頌治之主
崇禮儒臣
論求治道

製詩一
位以賜
輔臣

謹按 祿薄而新芻無資固非禮臣之道歸息而使給芻亦非正人之體
後未緣此遂有柴薪皂隸之設徵銀代役始名正言順事體穩便
畫上可
行焉

七月廣東海陽縣進二白鳥禮部率群臣上表稱賀○十月調大學士張
致節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教內監俱罷內閣之任先是二人俱以從龍舊
臣擢用皆不厭人望上亦察知之○一日上御左順門進望見陳山因
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特
從陛下久然寡學多慾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前趙主事幾
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內閣政本之地豈可
令斯人爾也數日併奏俱罷內閣之任○上葉文淵閣謂輔臣楊士奇曰
朕聞有道之君願治之主崇禮儒臣講求治道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
莫有所聞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遂製詩一章以賜諸輔臣
上巡邊校獵閱武尋還京十一月內閣學士楊溥以母喪去位○大僕寺

國家立
法自有
定規

直言無
隱便
報

給事
中
他
此

收馬每
益實用

秦請置官閑學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
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學生不及數月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人
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
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續上居齊宮召楊溥諭曰比來臣下好進
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於善道溥對曰臣荷國厚恩敢忘稱報上曰但
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為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
言為難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心○八月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朝
廷置給事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關失民情休戚皆得言身非
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
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准國家有難爾亦有聞於後矣其懃勉之
謹按 按收馬之政漢唐皆收之於監苑至宋與我朝始收之於民宋
法徒尔害民而無益於國家實用此弊極當廢之故立文莊於大學衍
義補詳言之愚於治安要議尤寃言之

正庚戌宣德五年

正月兩朝實錄成 太宗皇帝實錄一百二十卷實訓一十五卷仁宗皇

原言微

帝實錄十卷實訓六卷○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益忠靖原吉

推量

德量寬弘嘗有從隸汗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者曰汗可浣何懼為吏壞

推原

所寶視在匿不敢見原吉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借此慰遺之在

一吉第

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汚吏懼即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

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汚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

條沮而

吉第上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吾

筆不忍

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條沮而筆不忍下也

下好生

言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原吉

之心勝

曰君子不以具真解行其敬慎如此○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

原言不

李時勉侍讀錢青禮為考試官取陳詔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林震龔

解行

侍太后

錡林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清明節 上侍皇太后幸天壽山謁

幸天壽

長陵 獻陵○以春和頒寬恤之令勅諭六部都察院曰朕恭膺天命嗣

山母子

承 祖宗鴻業夙夜孜孜保民圖治每食則思下民之饑衣則思天下之

至情

寒心存民瘼未嘗忘之今春已和特頒寬恤之令其速行之先是 上御

存思丁

南齋宮召楊士奇諭曰吾欲下一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

食衣食

知汝當效助益遂命內侍具紙筆 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

免災

虧欠畜馬驢騾所司道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

傷稅

曰聖 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

免恤非

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始非止此兩事 上曰汝所知

止兩重

者俱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新芻及買辦採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胥

士奇之

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郡縣以聞

對可謂

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量與減除部符下郡縣

實念民

瘼

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量與減除部符下郡縣

命頒勅
行即縣

後於公
者十有
二

祿為將
有進死
退故所
向皆成
功

却薛二
領或不
可伏侍

採辦買辦諸物但一藥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
價買納此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藥徵派苦民年
來刑獄寬濫者多感召皇勞誠由於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
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餘
皆為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致生嗟怨盈路此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
豁左丁之半放回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
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勅明且頒
行○加陽武侯韓祿太保尋卒先是命祿領朔州將軍印帥師巡河至斬
黃鎮遇虜進戰采斬之盡獲其家口孳畜捷聞故有是命是秋卒祿為將
勇智兼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累創赴關有進無退故所
向成功卒追封斬國公諡忠武

謹按

木東日記獨石參軍黃瑄言父嘗追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
兩總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矣武安治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

柳亭七
十餘一
心為國

西方
美人

日食
不見

日食為
天戒之
大

脩首以
答天意

出街頭大表皆走避之瑄所自擊當時人亦大異此事不謂神祠惟騎
馬過城隍前則擊手曰大哥好照顧餘寺觀祠宇一不顧也陽武築獨
石隆慶諸城躬勤筆幕軍中肅然無毫髮私擾尋以病還朝繼乏者脩
武沈清則貪濁之風作矣又云亨鎮守大同時年已七十餘剛正有餘
一心為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未者
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建按武安陽武不獨可為智勇名將雖謂之賢將
無忝來之今日真成而
方美人何可復得矣

七月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
淆無所激勸則中材之士皆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為職亦未聞有所甄
別何也因降勅申諭之○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以
為即同不食請率群臣賀上不許勅群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乎
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而後當食不食傳不
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
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
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脩省以答天意其止勿賀

于謙為相

兩省各奏災傷

周忱善採衆長不時已見

○推陞各部郎中員外郎及御史長史等官六員為各部侍郎分投總督
 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山西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徵收稅糧巡
 撫地方○以監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譙荆江錢塘
 人骨相異常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登永樂辛
 丑進士授御史才貌英偉聲如洪鍾遇事敢為不避權貴嘗扈從征高煦
 罪人既得上命譙數其不軌詞嚴義正矢口而成大稱上皆自是受
 知至是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傷廷議欲令大臣經理上親署譙名超
 授之時年二十三冬省專設巡撫始此○以越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
 郎巡撫南直隸督理糧儲時越王已絕故也先是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
 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捉相繼終莫能完至是用大學士楊榮薦遂舉忱
 往任之忱江西吉水人為入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舊序為
 之虛心訪問善採衆長一二年間累欠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

柴車不受故人
之餽謙上君子
也
柴車知岳州三歲大治
擢鍾寺九人為知南
鍾唯亦不校有宰相度也

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之米甲于諸省○擢兵部郎中柴車為兵部
 右侍郎車瀾江錢塘人舉于鄉授兵部武選主事遷員外郎以清慎得名
 擢江西參議入閩中取大木調度有方民不勞而事集初經廣信廣信守
 與車有舊饋蜜一罌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
 故人竟不受歲餘復入為職方郎中職方事最繁車治之有餘力會傳言
 湘藩富有變詔徵江諸郡擇良守以車知岳州居三歲郡大治復召為職
 方郎中丁內艱奪情治事至是超陞侍郎○以禮部郎中况鍾為蘇州府
 知府鍾江西靖安人始為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儀制司主
 事進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為知
 府授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馳驛之任鍾初視事為木訥胥持文書皆不問
 當否便判可弊盡輒默識之通判趙忱肆慢侮鍾亦唯唯不校既期月一
 旦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禮生諸僚屬以下亦集鍾言具有朝廷勅未嘗

欽定四庫全書

列舍
薄惡二

吏民震
栗革心
蘇人稱
為以青
天

宣今自宣勅既宣中有條屬不法徑自拿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坐
堂上喚里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每輕誣善人吾有彭蠡之術然不能如
閻羅老子自為剖別以屬若等速以善戶惡戶報來善者吾優視之甚
則實致鄉飲惡者吾且為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俟若曹矣又召府中
胥吏大聲言某日其事你其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群
胥駭服不敢辨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脅力者四
人輿一胥擲空中擲死之皂姑少投去鍾大怒曰吾為百姓殺賊狗鼠輩
為吾樹虐威耶高投之立死不死罪坐右曹皂懼如命立斃六人命屠人
鈎其髮曳出肆諸市復黜屬官貪暴者五人慵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
慄革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况青天當時同陞者工部郎中莫愚陞常
州府知府戶部郎中徐鑑陞瓊州知府刑部員外郎陳本深陞吉安府知
府臨安府知府何文淵陞温州府知府後皆為名宦

月字下
脫惟其
賢三字

三者不
可闕一
也知政
品

後世人
才不若
古見不
能網羅
真才

黎利墓
位自立
無忌憚

謹按祖宗時用人不拘途未嘗大分流品亦未嘗限資格與夫年勞
才之世類君相所以招徠駕御之者何如耳如是年所用諸臣皆奇才
異能極時之選聖君知之賢相舉之聖書起授而又任之至于餘年不
易其父者至二十餘年終其身而後已焉是以諸臣皆爭自濯磨奮勵
求無負於君相之知臣國寧民之功照耀簡策祖宗致治之盛有由
然矣夫大抵超陞久任與不拘流品之法三者不可闕一不超選則不能
鼓舞豪傑不又任則雖才無以成功拘流品則使入自畫而絕其向上
之心怠其有為之志三弊之積庸流之幸而才後之所甚不便國家生
民之尤甚不便也祖宗朝三善咸備而近自則三弊胥集焉是故今
時人才豈無同于柴况數公之匹而三弊以限之拘之怠之絕之雖有
才亦無由以自表見於世與無才同矣乃魏於天下曰後世人才不如
舌嗚呼其真無才耶其不善用才耶謀國者試思之太原王氏變曰
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又之使百官
庶府及皆得入民生有不妄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甲科未必能
網羅真才如黃福以歲貢揚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前進士未必
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
異能之士雖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
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是歲安南黎利篡陳曷而自立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封朝臣或請與師討
之上不許遣使封利為安南國王有後朝貢不絕

各頁此帖是月通已流示

一切包
荒不與
較

乃不
與較

含譽星
見於九
旂吉祥
也

十月 車駕巡邊至宣府而還○十二月二十夜含譽星見于九旂大如

三幸未
已不勝
勞自知
民食之
艰

道中上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
三推耕者初不知為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上顧侍臣曰朕
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
各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

宣德六年

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二月 萬壽聖節 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蹇

萬壽聖
節賜燕
盡懽而
罷

義胡漢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翊之功賜宴
盡歡而罷詩曰九夫日月絢祥光萬歲 慈帟樂壽康初度幸逢全盛日

照洪武
年間事
例不許
起科爰
惜民瘼

贊襄有道賴賢良○今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
新開荒由不問多寡求不起科先是戶部官奏查得洪武二十八年本部
節該欽奉 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
地照舊征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寡求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俟他
種欽此今照北京公府供給尤多繁勞尤甚乞要比例節奉 聖旨准令
照例

什一天
下中正
唐虞三
代未之
有政

我祖宗渥下裕民厚恩美意漢唐以來所無也良由國初地曠人
稀是以如此然有田則有稅什一天下中正不可廢也當時緣不
起科後來遂致推勢奏討爭占之擾王守溪整管謂今北方平原沃野
千里稱望皆不起科於此可行井由之法焉是亦一机也惜夫當時謀
國大臣無深識遠圖遂不知出此羅一峯倫謂以堯舜三代之道輔其
君則分田制祿經傳固有成法楊東里諸人得君行政如此其專且久
謀國不弘經遠之猷而苟且一時之近小此三代之下所以無治也此
言責備三楊亦昇

陳祚以
言事請
武當

速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詔獄并籍其家祚蘇州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
士為河南右叅議以言事謫武當山佃戶躬自耕作勞役者十年宣德初

進大幸
行義

欽致太
平舍此
書不可
非巨君
之臣胡
能道此
宣宗因此
疏而下陳
祚一家之
欲豈是納
言之主
上夜索
士奇主
輕萬乘
也

召為監察御史至是巡按江西馳疏勸上經筵進講大學衍義不畧言
帝王之學在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知要陛下備有聖賢借經筵之典
未甚興舉講學之功未有程度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
知而洞察乎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
古今之實跡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聽朝之暇命
儒臣講說非有太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為忠良之可親孰為奸邪之可遠
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
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功蕩上心者自見
於踈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覽疏怒其中含譏諷差官校逮繫至
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悉下錦衣衛獄禁錮者數年○七月上微行夜
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
報者言范太監來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

士奇不
謝私幸
左右歎
上不可
輕身以
私行為
未便
士奇
言不
虛以
言之
有驗
也

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也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上或
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屏左右語既竟
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白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
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白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
對曰車駕夜出愚臣追念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
奇曰今天下平寧上時欲微行何足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
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上有窺夫然卒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
餘錦衣衛獲一盜焉蓋盜嘗殺入官捕之急遂私結約侯車駕之王泉
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群中真
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遣
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白士奇入謝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
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蓋先是襄義嘗以天下太平勸上可微行而生

愛朕真如土奇君臣以心相信也

君子耻為子弟未諱切致其至言為國養民在布實惠

文靖為人簡易沉默固家不可無此人

日得賜錢及馬故至是有愛朕真如土奇之說云○九月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十二月太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幼孜簡易沈默不伐善養名及疾革楊士奇楊榮問之幼孜惟言受國恩重上無益於朝廷下無益於生民復何言或請赦身後之澤者幼孜正色曰為子弟求祿君子所耻遂卒續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井遂致因循上曰朕惟為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首務役薄徵歛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謹按 金文靖居內閣垂三十年名位亞二楊國事皆二楊決之顧問此傳謂其簡易沉默不伐斯固盡其為人耶

正 壬子宣德七年

復勅寬恤

戶部可罪是責其不行寬恤之

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

此數事可書勅頒下上之虛心也

二月上方楊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五月共爾南齋宮論寬恤事宜爾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由減租役一事聖恩已下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追徵小民含冤不已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奸臣之首誣指此事為說上曰今再下詔寬恤舉此為第一事却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上司不許故違上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士奇以處逃民寬漁課黜貪暴廣賢路數事為對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宜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後犯贓罪併坐舉者上曰此數事皆可書勅頒下矣士奇復曰臣愚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澤上曰不可令多人知恐勅令未下事已播聞於外矣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士奇退回濙議增十數事通

上允謂錄明且進皇 上允之 ○三月朔勅諭文武群臣曰朕以菲德躬承天命

嗣祖宗之木統夙夜倦倦思付托之重夫君國之道保民為要當春時和

萬物發生顧念民有未得所祗體造化之仁爰敷懷保之政庶幾下人

蒙福而有以仰答天與 祖宗之心爾群臣宜同朕志合行庶務勉務欽

承一布政司按察司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政理民安非其人則民受害

該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前項職事有缺吏部行移在京

三品以上官保舉必取公廉端厚識達大體能為國為民者又各處有文

學才行出眾之士自十五歲以上令所在有司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

官連名保舉赴京選用吏部審其所保舉當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犯贓

罪并罰舉者

謹按 楊文貞以吏部循資陞授不足以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保舉

文敏奏議則又言權能吏部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舉言

庶幾可免二弊

下詔求賢

御製擬

倚蘭操

得為國

成夫之

道行身

尊百世

之貴

親製翰林院銘

令百官推舉奏薦下官關吏部擇所讓最多者奏受之不俟臨缺輕信

上既下詔求賢復出御製倚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以示意其

倚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曠曠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

草為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招隱詩曰人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

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為賢

絕類離倫豈非遺天嗟哉若人於身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余嗣一祖

宗統謫萬邦求賢高治宵旰皇皇群才偕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

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難逃其

身而悖於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幡然予將爾揚 ○六月 上親製

翰林院銘其辭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策命所出講

堯舜之道即五

得道孟頫

因賦長詩一章

賦織婦詞一篇

以示人重女織也

學所資機務之嚴于度于治代有賢於博文明識克勵聖之用光厥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故沃之言惟義與仁克舜之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淳溥是戒謀議所屬出於外心存大公固役于私肯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斁○七月上燕閒閣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風雷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風周公陳后稷公劉王業之所由興與民情景曉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之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畫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自有所勸爾其書于畫之右 上謂侍臣曰朕嘗歷用野採桑育蠶練絲制帛累寸而後成疋亦其勞苦因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之曰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者當為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蚕勞動之狀作為詩歌使人誦於前必繪為畫揭於宮掖布於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十月八百

方物入貢非四家之罪急

南番白身達國入貢

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

上元夕張燈內苑

大甸士官宣慰使刀之雅遣入貢方物且云波勒嘗以上酋土雅之兵來寇殺入掠財乞發兵討之 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豈能勞中國之人為遠夷役乎且夷性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勅諭使敦睦隣好保境安民○南番白身達國入貢時又有西域天方國默德那國各遣使來朝貢天方國舊名天堂國默德那國即祖國也 續 上徇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 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正 癸丑宣德八年

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製作精麗鋪張極盛 上侍 皇太后往觀 皇太后 皇太子咸侍奉觴上壽次日勅群臣往觀賜宴苑中又次日命文武

士奇撰
太平全
德詩

大臣以四夷朝貢之使往觀仍賜宴自是悉賜京師軍民咸往觀焉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皆有獻焉

謹按大臣以陳善格君匡國寧民為職不以阿諛媚俗為恭楊文貞前談盛作太平聖德詩韻語焉去體何能以寸臆當時林長懋陳祚之因數年矣諸公上太平聖德之詩何如上申救二人之章之為賢耶宜乎卒文達追憶解縉之能為魏徵而謂諸人之不及深羨黃福之持正不阿而謂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暇也

命遊西

苑賜宴

君臣同

樂亦同

家感幸

不堪為
人而

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保太學士黃淮以謝恩至預焉先是淮父性卒賜祭筵以一品禮至是淮赴闕謝上命淮與英國公張輔及寒義楊士奇等十餘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麓○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為考試官取劉哲等一百人○三月廷議取曹鶴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為真定普寧人初舉鄉試中己榜授代州學正辭不堪為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劇邑政繁處之裕如公暇益進學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疏乞入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

上宴錢

大液池

君臣一

樂事也

世間有

錢

心雖迂
朝身江
湖此淮
之心猶
非上進
夫何出

問羨禹河洛象數獨對稱肯上親權為第一授翰林脩撰為人明敏疏通楊士奇愛重之薦入經筵不數年入閣預政○黃淮辭歸上宴錢于西苑大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詩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芝山直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永樂聖人臨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群彥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竭情任猶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鬢蕭蕭秋滿面朝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慰情魚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大液清冰涵碧草楊柳芙蓉相映好鳥鷺瀟鷗弄晴波紫雲拂瓊島芳散在俎酒在壺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本義士所重心雖廷闕身江湖鴈湯釜高攀不及中有謝公舊遊跡採芝劉岑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諸石作奎文亭覆之

謹按宸翰親錢此祖宗待臣特恩異數也近代鮮有

京學息
於大門

詔求賢
良方正
上之成
此

衣冠講
唐虞
今成具

閏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直進頌○西南海外
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凡四揚士尚進頌謂其盛前古所未有○詔各
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
用○又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
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增開員例以後累舉行之○
冬詔令臨御以求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
人與脩撰馬榆陳循林震曹勗編脩林文龜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
學文淵閣其優禮給賜一循求樂甲申之制乃賜御制詩以示勉勵云若
崇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高一睇望靈飛切雲衢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
書其下何所為衣冠講唐虞國家久興學側佇登後儒願此閣下人勉哉
惜居諸○又令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擇其優者知縣
孔友諒進士胡端植廖莊宋璉教諭王純徐惟超訓導黃升七人上令

歷精治
治之主

和水土
高下幸
有七

周既奏
定洛農
倉之法

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

謹按宣廟覽精勞求注意作人如
此真可謂精治之主矣

平江伯陳瑄卒瑄初督海運會通河既浚命專理河運自儀真至北通州
四千里漕河事宜皆其經營創設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鵝陳口以
免淮河風濤之患浚瓜州儀真二填潮港之漚鑿呂梁徐州二洪以平水
勢築沛縣刀陽湖濬寧南莊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築高郵湖
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
時啟閉緣河堤種樹藝井以便夏月行者皆舟楫永遠通行之利凡於事
慮之周而為之國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巡按
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寧
州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積於富家而倍納其息至於傾家產墾墾
女不足以償於是民益逃亡而租賦益虧忱至問民疾苦深以為憂思所

卷一百一十五

協濟力
行共濟
農倉之
法常州
等知有
之成

此去立
農倉可
無患
此法立
不依洛
畏而地

以濟之壬子秋諸郡歲稔會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糶且勸借儲積以
待賑恤乃與蘇州知府况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行
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於各縣各其倉曰濟農是年
夏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以贍恤乃復思廣為之
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長多厚取於民而不即輸官逃負者累
歲忱欲重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徑自送
場不入胥之手舊所減三五之一又二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
北京軍撤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致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於南京
受俸獨不可受於此乎若於此給之既免勞民且有費六千石以入濟
農倉庶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請於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
以各場貯積之歲及前平糶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江二郡次之忱曰
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於此給借陪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

輸有欠
失者亦
可以給
借矣

大發濟
之倉以
賑民飢
善哉周
忱為民
之父母

振崇忠
節以厚
風化

脩河漕道有乏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併之豪農
民無失所者田賦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具以聞朝廷皆從之於是令
諸縣各廣濟農倉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
每歲補時之際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一齊給
之秋成抵償還官凡有條約皆枕親為規畫俾之遵守明年江南又大旱
令諸郡大發濟農倉以賑之而民不知饑○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
書致仕郭資奏贈湯陰伯謚忠襄○令天下關津但遇前髮之人捕送原
籍治罪如律續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探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祀鄉
先賢歐陽脩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比來曠缺祀典人無激
勸乞舉行之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
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正甲寅宣德九年

召輔臣宴於史館

上喜召輔臣宴義楊士奇楊榮及六部都察院堂上宴于史館巡撫周忱

趙新以議事空亦豫焉凡二十五人○二月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上

舉其可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虜叛服不常

制夷伙在守備

古人制夷伙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糧芻充足士卒精練哨瞭嚴謹彼亦

何能為患朕屢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愒今春氣漸深正邊民耕

宣德以後之開平非國初之開平

種之時一或農事妨廢秋收無望仰給于轉輸則勞矣遂令邊將嚴謹備

謹按洪武初李文忠等破虜取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

瓦剌脫歡攻阿魯殺之欲領其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之後脫脫不花

直駕巡邊至洗馬林而

為王居沙漠之比哈喇噴等部皆應之○六月太常寺卿黃翰林院學士

楊溥九載秩滿進禮部尚書仍兼學士○九月

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

馬林而

二者得失相去夫淵

謹按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馬實警肅人心振揚威武揚勝邊

曹端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字正夫河南浣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

行實錢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

上書請

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略存疑錄夜行燭等書座右足着兩磚處皆穿靜

專之功居多其事父母孝養志愉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

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事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

霍卒士

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燈一書與父

子皆服

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無為道非

也善誘人

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其精在霍卒十年士子皆服從其教循循雅飭

於禮義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

郡人罷市巷哭

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竟願留之蒲庠弟子上竟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之能感入如此學者稱月川先生

多者稱月川先生

謹按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與禡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微其為校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幸庵澤梅月川為水朝理學之冠欲舉從祠孔子廟庭嘗致書河南李巡撫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通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尚論君子宜考於斯

上片神仙之說

世人終不悟道之惑人深也

甘肅獻龍馬○鑄宣德通寶錢○十二月有僧自陳欲化緣脩寺祝延聖壽者上斥之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僊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差監察御史一員巡視在京倉一員巡視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收草一員巡視甲子等庫一員提督象牛善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內

分風憲關防分投巡視禁革奸弊其法亦云密

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騷擾者皆令執奏先是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閑防姦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請命風憲關防巡察上從之遂命御史分投巡視禁革姦弊至今仍之一年一代云

內議頗有立長君之說

見皇太子即呼萬歲淳議乃息

二楊无泰大月之責

正月上不豫初二日 上崩壽二十七時 皇太子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於是淳言藉藉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輔入哭臨畢請見皇太子 即叩頭呼萬歲群臣亦隨呼萬歲淳議乃息○初十日 皇太子即位時幼冲或請 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 上乃詔凡朝廷太政事 太后然後行

謹按救園雜記 宣廟賓天時 張太后以為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取襄府金符入內欲召襄王立之以二楊學士議不諧而止愚按二揚當主少國疑之時而能確然不搖卒定大謀以安宗社無泰大臣之責矣

少師吏部尚書義舉年七十二贈太師諡忠定義為人沉靜和厚處人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所履坦坦無一日之憂然性之骨鯁遇事脂膏無所匡拂故王紳譏其傲時浮沈李賢譏其依違承順之不暇切中其為久矣方之前代蓋宋之三言宰相唐之蘇稷稷也宋之三言宰相唐之蘇稷稷也

孝章皇帝廟號宣宗尊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為太皇太后聖母皇后孫氏為皇太后○封皇弟初鈺為成王○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復入內閣恭頌機務溥自丁憂起復不入閣至是始命復入○釋前翰林知州林長懋之囚復其官○復前監察御史陳祚之囚復其官并釋其家屬先是祚父母皆死于獄臺臺直未成服祚丹上疏乞歸殯終喪制許之○進士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禽獸者今京師轉官不

以人面獸心之夷狄而掩其倖有國者大不當如是

下萬餘以俸言之指糧俸二千五百石而實支一千七百石是轉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矣夫傳曰朝無俸位則食之者寡此豈位之比况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為万世至計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

實國家大計三楊當國顧慮不及此何也

楊士奇上言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大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庶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陛下留心不幸太行上賓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伏願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宜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人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於

聖筵以進

聖筵以進

此疏奏 上與太皇太后皆加納焉。六月戊申葬 景陵。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軍務。時楊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整肅軍政飭

邊防以奠安內外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忠直如尚書黃福宜令贊理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無缺從之南京參贊機務自此始。九月 勅脩 宣宗皇帝實錄。北虜阿台及兒只伯擁眾

寇甘涼西陲驚擾乃擢監察御史羅亨信為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往浪等處練兵以備邊。擢江按察副使陳鑑為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善

寧夏延緩等處邊備。擢兵部郎中徐瑜為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瑜常州江陰人出身吏胥為人謙慎有容在縣時三考皆兵房有成絕勾丁而

誤及者其人析脫貧無可餽具酒席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瑜絕裾而走徹夜具爨移成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卒為脫免他事類此在即署時同官主事每向香曹輒罵意在曉喻不為意後主事沒瑜為舉

皇太后 加納士 奇之疏

黃福公 南京參 贊機務 自此

練兵以 備邊

惟賢 建官

才猷可 為于城 之用

教化行 雖小人 可使為 君子

王振道 上布武 何不夫 不地威

殮送之歸後至兵部尚書

謹按 詩曰肅肅 秉直極之 丁丁 赴赴 武夫 公侯 于城 言周 化初 行俗 美 宗朝 則多 賢者 與周 匹林 焉松 江守 進賢 王子 威作 即擢 政與 蘇州 况鍾 齊名 南昌 萬洪 洪與 徐希 皆累 官至 尚書 有傳 衡洪 兼龍 士安 三人 皆以 吏員 為御史 餘皆 部曹 者不可 殫數 所以 然者 由當時 有保薦 之科 以為 振作 鼓舞 之術 所以 雖胥 吏之 徒而 皆爭 自濯 磨奮 勵為 君子 為名 臣也 成化 而後 保薦 之途 廢而 資格 之法 拘雖 舉人 無九 卿之 望 雖歲 貢絕 部曹 之陞 而况 吏員 乎語 曰教化 行雖 小人 可使 為君子 教 化廢 雖中 才或 墜為 小人 愚於是 重有感

擢兵部右侍郎王驥為兵部尚書驥真定東鹿人。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借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山西大同人初侍 上于東宮友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每呼為先生而不名所言無不從振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 上布武於是詔振偕諸大臣閱武將臺將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第一遂超陞為都指揮僉事廣為人尋常庸懦常

以衛卒之守居庸者往役關門遂大見親膳後累官都督鎮朔將軍鎮守宣府

世道升
降之大
機

謹按宣廟崩而王振專於此見世道升降之大幾焉夫洪武開國之初孟軻諸人聞其名矣然猶未甚用事也至宣德王瑾劉永成諸人承寵用事矣然猶未專政柄制國命也至正統初英廟初中王振掌司禮監擅作威福始事休大變自此而天子深居太內不與群臣相接謀政美自此而中官勢熾中外之權歸於司禮監矣自此而武備廢弛胡虜跳梁而邊患日作矣自此而承平玩愒紀綱法度寢以變易急驟矣嗚呼豈天不欲世道之常泰乎不然胡為奪吾仁宣二祖之速而使振人不能不為之於邑

天道死
知何不
使王振
早死以
免邊患
而寧具
國家

續二月皇太后臨朝楊溥入內閣首言聖帝明吉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言尚在靈籙如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早開經筵預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

正丙辰正統元年

英宗睿皇帝御諱祁鎮宣帝長子九歲即位正統十四年北狩立弟祁鈺為皇帝名景泰後上比還復位名天順

開經筵
進講以
進聖學

正月九日開經筵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敷脩撰馬愉曹弼並充經筵官進講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逐逐進
講徒為
文具

謹按是時三楊慘慘請開經筵以進聖學而李考功茂弘已竊有謂君如乏何哉天順日錄云考功即中李茂弘嘗言可愛者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無外之禍年六十五即抗章致仕而去後來果驗蓋知者嘗見於未然茂弘有焉建按宣廟以前天子無日不御文章普按群臣高確政務困憊畢達天下號稱大率至正統初英廟初中王振用事遂事體變九重萬里此有識之

二月會
試天下
奉人

擢侍講劉永清為廣東右布政使楊士奇薦其才堪繁劇故也○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必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為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

秋糧

廣閉門不敢出

獄

以俸易紅揭

人○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令制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從巡抚周忱之言也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命兵部左侍郎柴重杰督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朵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出兵往援遇虜而退廣隨追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人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邀賞軍効其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其衆請置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下獄又劾奏寧夏守將失律亦召還朝廷以車公燕詳慎為國書總賜黃金三千兩文綺三表裏○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至京以為戶部尚書○召應天府尹鄭林為兵部左侍郎整湖廣豫童人初為陝西按察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揭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

寄書

迎書懇誦泣受其教

分道捕蝗亦見上之仁民處

捐俸為粥賑恤

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則封還以書責之桎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為教取居閒秋闈曉典文衡者謀于侑友往請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請于人又以書罵之桎一念之孝為此舉不恤其他迎書懇誦泣受其教而已繼為府君益勵其操聲價愈高遂召為兵部侍郎天順目錄稱其端謹小心行事績云

謹按以此賢父實近世罕谷足音錄之以風世

北方郡縣多蝗遣工部侍郎夏等分道督捕之○左都御史顧佐以疾乞致仕許之○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為右都御史智武昌咸寧人初為御史執法嚴明陝西按察使居任十五年多惠政陝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宣德末宋豐賊曾子良作亂聚衆據大槃官兵獲而戮之從賊嚴季茂等千餘人皆被執時歲凶民艱食智謂其有因飢而被誘脅者不可令瘦死倡義捐俸為粥賑之奏上得報決其首惡三千餘人脇從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智下令
足以屈
服富人
得粟方
餘石以
活飢民
也

詔免至
賢子孫
差役

命將騎
射

附馬井
源
三

者皆看免時有喜富民與賊通者二百餘人智下令曰所告虛實未可知
有無實宜有來衆來請官自智諭之曰果若入言下諸吏鞠訊爾尚能
保家乎今爾曹有赴官若能中策濟飢民當賞爾衆積流涕乞命得
粟萬餘石所活不可勝計至是召陞右都代顧佐掌院事○撥賜河間府
等處安插外夷歸附官員田土指揮一百五十畝千戶衛鎮撫一百二十
畝百戶所鎮撫一百畝尋又令來降夷人每名與撥德州田地五十畝○
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南北直隸監察
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優免聖賢子孫差役詔凡先聖子孫流寓
他處及先賢道國公周敦頤豫國公程顥洛國公程頤溫國公馬光微
國公朱熹之嫡派子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十月望 車駕閱武于將
臺命諸將騎射以二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附馬都尉井源亨子躍馬三
發二千萬人喝采聲徹天地 上亦大喜徹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

給僧
度
恐
久
偽
多

命王驥
巡邊

死三尺
法詭若
死敵

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杯酒已耶

紀廣超陞三級而井源只一杯酒此三振之擅其權也此振之彰其權而示入使趨其權也與寵之喻固古今同慨也夫

今僧錄司復照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洪武中凡僧人給受度牒令本
司造周知冊自在京及在外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申姓名字行及始
為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頒示天下僧寺凡遊脚至
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許拿送有司解京治以重罪容留者罪如之其後不
造歲久詐偽者多至是令覆照舊造

必周知冊造而後僧徒無冒濫之弊而姦慝無所容此全復舊章宜矣但後來不知何時復廢豈非臣工玩揭之罪也夫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先是鎮守平涼等處僉都御史羅亨信與
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將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逗
撓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為
且汝特畏死耳死二死法孰若死敵貴等色變以芻糧不續為解即上章

本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疑謂淳安周瑄也

科李取人之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即範竊以為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於監生考試之精

勅旨等老師玩寇放怯懦不忠侵冠軍餉乞正其罪以振軍法勵將士上乃命王驥巡邊整飭邊務便宜行事續正統元年正月以僉都御史王

正丁巳正統二年

春 太皇太后欲誅王振不果 太后嘗一日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

五人皆衛凜然

五人皆先朝所贈

太后女中堯舜

朝太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大臣左右各管雜佩刀劔侍衛凜然上東立輔等西下立太后乃問輔等五人皆有獎勵之辭因顧謂上曰此五人先朝所贈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上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於是女官加刃振頸上張為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告誤入家國多矣我能聽帝言諸公晉振此後不得重令于國事也

謹按

天順日錄記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宣廟崩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甚閑委用三楊非太后不能上初即位幼冲有詔凡朝廷太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附閣下議決每教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語開某日中官其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太后之世振不敢專權無忌也

以宋儒從祀孔子

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兵部尚書王驥巡邊至田

子相庭
斬安敵
以傲衆

三軍
股慄

息民以
咸轉輸
之勞

旌表
勸勞

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敵遣兵敗北虜于陸浪先是驥受命馳至甘肅稽閱邊備見狂浪永昌山丹路守兵俱少烽堠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凌難矣翌日大集兵衆于轄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而先退者誰與咸曰都指揮安敵命引出斬之徇于衆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慄因簡閱戍兵謹烽堠嚴部伍勒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既而虜酋已禿孛羅入寇狂浪驥遣都指揮衛榮受以方輿襲敗之俘獲甚衆寇知有備引去遣知院阿魯等納款于朝驥以耳州官軍冗亂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相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咸轉輸之勞驥尋還京師○遣行人齎勅旌江西義民曾布恭等復其家先是宣德乙卯江西饑布恭及新盜鄭宗魯各出谷貳千石於官以助賑濟告水胡有初千五百石盧慶陳謙千二百石巡撫侍郎趙新並上其事乞旌之以示勸於是遣行人齎勅書賜布恭等旌為義民勞以羊酒仍命有司先其家

旌表
恭為義
民

願必
就擒

文淵
治郡
第一

雜從既而布恭等請願謝命光祿賜酒饌遣歸○右僉都御史曾穆平楊浙江天公已由御史遷福建僉事超拜今職為大剛正清慎寡慾歷仕中外二十餘年蕪芥之操如一日家無餘貲既歿無以為殮聞者莫不嗟悼公卿賻治其喪而歸○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勅王驥復請甘肅總督諸軍以備之時勸衛陳儀言于上請以寧夏耳肅簡精銳俟春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瓦剌相犄角殘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之計也 上然之儀平江伯陳豫亨也○召温州府知府何文淵為刑部右侍郎文淵江西廣信人初為監察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大臣擇京朝官出守召見宴勞之賜爾書馳驛之任文淵預焉文淵有治才在溫六年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相為第一尋入覲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賜勸并賜御製招隱歌至是超擢令職

謹按

何文淵後擢居京幸多不滿意而治郡聲名實卓冠一時所以然者由當時君相持鼓舞明作之權得激昂勸勵之道所以雖中

李卓吾此點是月用

天下惟中
多才最

敦化安
民第一
義

大目保
其人多
其人

才之士而皆爭自濯磨奮勵相規而善深刻者變為仁厚刀筆者變為
循良也夫抵天下惟中才最多上智與下愚不常有中才之人可與為
善可與為不善願在上之人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我祖宗所以激
勵賢才之道無所不用其勤重其初除也必重書必宴勞必親遣必起
授必久任焉而其成績也則或增秩或陞階或賜金幣或衣或召見便
殿樂賜田里而巳焉朝廷勸沮如必下獄必誦成或六省吏不但解
印綬歸田里而巳焉朝廷勸沮如必下獄必誦成或六省吏不但解
以承休德下焉亦有所惶憚而不敢恣肆之甚也祖宗善政固多而
尤為敦化安民第十義焉至近自此義民如其遷除一切付之尋常資
格而貪墨之吏不過正於免官而已慕善者無所勸狗惡者無所懲後
來之治不如神宗
之盛無怪其然矣

勅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官專
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間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內
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前藩憲王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
久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往多得其人間有
一二才蓋緣舉上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
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

伏望聖
斷依先
皇帝勅
旨而行

西揚
公而
無私

車邊
心邊
務

車邊
理守
正

三盛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為謗語專欲破壞先帝良法伏
望聖斷只依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
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久矣詔從其言

謹按天順日錄記宣德初楊士奇輩以方面太朕亦任吏部且舉未盡
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始罷此例又曰西揚
雖公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入正統六七年以後
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和正倒植
矣按李文達此語亦公益非法之不善人之不善壞之也故曰有治人
無治法

進督理陝西軍務侍即柴車祿從一品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
前後凡數十上或休以後患重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同事者或不悅其
所為車亦惡其桀驁忽大計遂斷酒肉澹泊以自處凡宴樂皆不與而
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之暇
州王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身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為請

平直考七

三五

此車不
肯有后

上直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覈皆請罷去有
能如諸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
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重仍進從一品祿

賞柴車之
忠誠

謹按 正統初年三楊當國西事之殷朝廷處置頗為得宜蓋自戮安
敬而後軍令肅械刃廣而後敢玩懲正后能之詐冒而後功罪核
付王驥以便宜而後聞外專賞柴車之忠誠而後人臣之忠誠者勸守
法者不挽此西師所以終奏膚功而狂虜卒於破滅有由然美嗚呼此
三楊之所以為可稱而後之
謀國安邊者所當取法與

正 戊午正統二年

廷臣以
實錄成
進官始
此

春 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保餘進
秩有差廷臣以實錄成進官如此○王驥等帥師敗虜于塞外虜酋阿台
朵兒只怕走死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雪數年
之耻居無何虜入寇邊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將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
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由東

將貴
破虜
之功

一作
下來

擒驍將
虎都丹
等手餘
人餘虜
奔竄死
無歸路

涼州踰白鴉狐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城兒泉
破走之驥與太監曹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
火為號貴襲阿台及朵兒只怕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
驍將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至野狐心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
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十騎遠竄死○遣行人
吳琳齎勅書旌江西泰和民肅義為義民以作義廩出穀千二百石以備
賑荒也○夏命太監阮安督治楊村決河○直隸淮陽地方被災鹽課虧
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州撥剩餘米每月量
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
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
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貨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河南參政孫源
貞奏旌賢事故汜水縣典史曹泉始由進士擢任御史以事降黜自宣德

孫源
貞奏
請旌
賢

六年到任操行廉謹軍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文士尤恤貧窮無并
具者勸與耕種無綿花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
以收穀麥伐材木以易貨財用以納通稅辦軍需官有積積民無科擾以
其羨餘造船以備撥運置藉以助死喪歷任三年俗醇訟簡家給人足然
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 明聖在上郡
邑率多後又然求其用心之勤治事之能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
泉沒至今
其德
天下主風之勸泉吉安人

謹按

雙槐歲抄謂泉請官盡職可謂賢矣近時收稅者張舊榮
賦服舊絲章氣色休視視民事若不干涉真泉之罪人哉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
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制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
王不相習北人苦於瘡痍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為可憫又西北二

兵政
有備

政貴因
時宜
膠柱

詔王驥
井還京
師論功
陞賞

天威
振動
於萬
里

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成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兩北
所宜發成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郭登掌
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外將誰歸卒不動

謹按

二議三楊之議為長蓋南北更成不獨水土不習且道遠亦難為
耳殊不知政貴因時宜膠柱時損益豈宜膠柱

十日詔王驥等還京師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太理寺卿二俸並支柴車陞
兵部尚書仍督理陝西軍務命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將貴定
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並食祿一千石

抑庵王氏直曰朝廷之於西事蓋慎重矣嘗宿勁兵任良將又輟近臣
往臨之欲以安內攘外然其忠於上仁於下不為利回不為勢屈者無
幾是以安攘之效不立速天子赫怒更命將帥而王崇諸公夙夜
議振綱綱祛弊政明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始知有法思奮其材武以從
征伐立功名於是殘虜影滅踪絕而天威振動於萬里外矣建校一時
諸公之功固大矣然王振由此驕心遂生以中國之富強為無敵以四
夷之蠢弱為易與遂南放麓川之爭北挑瓦剌之讐卒致己已之變神
器幾摧老子曰福兮禍所伏傳曰數戰則兵疲數勝則主驕易曰危者

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斯固有天下之至鑑歟

鶴齡必更試以昭至公

雲南麓川宣慰使任發叛寇邊侵掠衝南甸等處。正統三年八月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王老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條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一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懾服是科稱得士

己未正統四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學士蕭從善為考試官取楊鼎等一百人廷試賜施槃楊鼎倪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遣中官兵護送且促歸尋還京師。逮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下獄祚按湖廣其時風紀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

公祚既金百鍊

遣官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尋陞福建僉事乞致仕

謹按

陳公祚以言事屢中奇禍未樂間諱佃武當山者十年宣德間舉族遭內禁者又數年至是復械繫論死薛文清嘗謂其人苦心如人時論以此諸劉元城缺美云

任發擾邊

沐晟破其柵

王質公勤果毅清標

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不利都督方政戰死晟以疾卒先是麓川思任發叛擾邊朝廷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從乃命晟討之晟遣弟昂及政等以邊師先進晟繼其後政等夜渡江襲破賊柵斬首二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而死時春已半晟慮瘴發非利遂旋師至楚雄疾作卒追封定遠王謚忠敬命其子斌襲封黔國公仍鎮雲南。新作京城九門成董其役者太監阮安也。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侍郎質鳳陽人始出教官歷授御史薦陞今職臨政公勤果毅清操著聞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為王青菜在山東有惠及民召作戶部興

蜀人呼為王青

劉定之上言十

陸官宜做唐制

軍民請切七番

七邑重迎張益州

府君姜濤存問軍民被水之家具奏賑恤翰林編脩劉定之上言十事一
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二言公卿
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將
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
循良之政五言宜做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弟宜
習騎略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勸富恤貧九言守夏宜令終制十
言宜遏僧尼疏留中不下○陞蘇州府知府况鍾祿正至中仍知府事鍾
九載滿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復任楊士奇贈
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耳期以疾卒于郡民競立
祠祀之議者謂其剛正之氣卓時之才其清潔之操一塵不染其執守之
操千夫莫面一時鮮見其儷○陞吉安府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

本深治尚寬簡

事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馭民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
皆得往曰久之郡民自耻爭訟无折節下士色辭恒謙和未始有忌容一
郡咸安之至是九載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藩憲及御史具以聞
上從之增本深俸俾復任在吉安前後凡八年始以老疾致仕去既夫民
家尸祝之

不貪古人為室

九年為滿

賜名瑞頴

○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頴詔畫史圖之
○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綠邊空閒之處許官軍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

謹按 祖宗朝吾東莞縣令盧秉安蒞任至十九年清操不易曉行惟受
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為室今自貪民詩滿囊十有九年
官劇邑幸無一失掛心腸國初守令久任而民受其福往往如此西漢
王嘉疏謂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為民其二千石亦官安其職
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自古國家盛時氣象大率然也丘文莊曰我
朝自聖祖稽古定制始循有虞之典九年為滿中有善政著聞者增
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
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
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
祖宗立法之初意美惜哉

子粒

陳建擬
邊儲三策

謹按近日胡尚書世寧奏議一欵欲廣屯種以足邊儲夫屯種孰不欲
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
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取開墾今若此照也太宗
皇帝聖旨聽令比直隸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官軍民人
等儘力開荒永不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各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
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乎
廣種多收民間米谷價賤發銀可羅則邊儲易足矣建按邊儲之策有
三趙元國之留田湟中韓重華之營田代北者上也勸民廣種以待糶
召商開國以待輸者次也轉輸千里終歲數費脫巾待哺策斯下矣此
三策其為得失上下人莫不知然近日儲邊每止行下策而莫克由其
上雖中策行之猶
扞格焉謂之何哉

山雲鎮廣
西十餘年
而前言十
餘戰薛不
克敵亦壯
哉

追討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為懷遠伯謚襄毅雲鎮廣西十餘年
能兼以律已號令嚴賞罰明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每以
身先士卒甘苦與衆共之故人皆為致死力所向無前蠻夷懾服繼其後
者皆莫能及云○冬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
至其病者有備故也我 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

俗荒之
制 儲有定

備水
三之
策
祖宗
良法
美意

縣悉出官鈔糶穀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欵又相其地宜開浚陂塘
脩築圩岸閘埧以備水旱而上下之民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
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沒或被占奪稍遇凶災
民無所賴風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令所部擇遣
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糶儲以備荒陂塘閘埧
皆令脩復且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為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
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
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上曰此 祖宗良法美意也命該部亟
行之

正 庚申正統五年

詔立預
備倉

正月守備南京少保戶尚書黃福卒成化中贈太保謚忠宣○令六部
都察院推選屬官預勅分投總督及布按二司并府州縣處置預備倉發

一楊
條荒

所在庫銀五羅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
大明會典洪武初即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倉官為羅穀收貯以
備賑濟就擇本地年高篤厚民人管理三楊備荒疏正授此為說
令天下有司秋成時脩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
以憑陟黜

張太后
能所三
揚之言

此二事可見張太后是時猶能
真聽信三楊之言後此漸不然矣

李隆
識大
體

名守備南京襄城伯李隆還提督京營

天順日錄襄城伯李隆字姿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十八年鎮
之靜最識大体富貴尊嚴擬於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禮尤
恭士林嘉之仰慕羊米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回京師始近声色
為自安計數年卒自後代者效易其人終莫能繼

楊榮請
還脚省
墓

七月少師太學士楊榮卒于杭州先是榮請告還鄉省墓遣中官阮江護
送既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上駭朝贈左柱國太師謚文
敏所著有兩京類稿玉堂遺稿北征記退思集黜菴集等書

水東日記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蓋
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江西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因以南陽號文

東楊有
折獄之
才衆皆
歎服

三楊
之名
所由
以著

士奇雖
備而少
私

定焉 天順日錄東揚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
少能稱善惟愛東揚之才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揚一至於輒奪威事亦隨決每秋勅文武大臣審
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伏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
不可了東揚一問即決庶幾片言折獄之才衆皆歎服有濟人及物之
仁而不可及也 楊榮自五府六部都察院莫不與其成所其說使百職
報者相繼而不厭焉自五府六部都察院莫不與其成所其說使百職
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 仁二宗亦有光在正統教
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際乎未有聞也
瑣綴錄云三楊同官最以當是之時于文甫定宗室未蕃軍賦尚少經
費無幾國用有餘民間人希地廣絕網未密則利無制宜廟英武乾綱
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為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
著時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東揚以卿官欲坐償命西楊以卿故欲
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於 皇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債希
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 太后聽之振言是招掖內閣之
過裁決一歸於振以此振推蓋專好大喜功遂有麓川之征疲耗中國
此皆三楊失政之所致也然西揚之文學東揚之政事南揚之清雅皆
人所不及故今論賢相必曰三楊蓋三楊所善者多也 丘濬雅著云
一 時賢相比稱三楊是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遠斬龍易位勅使登壇
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
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遠哉雙溪雜記云正統初三楊在內閣楊士
奇雖備而少私能行天下清軍屢止之巽後力奏不已從之凡事循守
議欲差御史巡行未敢恣意行私蓋維承 祖宗威權之後亦二公心
稽規不輕改亦未敢恣意行私蓋維承 祖宗威權之後亦二公心

三楊相
業醇莊
畧俗

當存
後生
報至
恩此
東楊
肺腑
之言

訪張通
選為名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鼎並入內閣參贊機務

術尚正也然於國家大俗弊似未諳猶如北征之馬聚於馬房營造之
兵終歸匠籍中官委外遂為常規南京兵冗而不知悉減入屯由北京
衛多而不知沙汰為精銳律書變改始於徒法廢而流法以軍職冗濫
併銓比武之法視為虛文降級充軍之法棄而不錄由不能究講脩復
醇疵畧備尚論君子考之

陞廣西思恩州為思恩府擢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為知府以獲舊僧也
先是建文帝既削髮披緇執楊應能度牒出走雲遊四方自湘湖入蜀
朝廷疑之命給事中胡濙等以訪張通通為名徧物色之不可得遂自蜀
入雲南復還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僕壽寺居焉居十五年人不之
一奇服其說

建文
途次
賦詩

撫此可
為建文
悲帝一傷

聖以
天子
之禮

知其徒歸者其疑恐事泄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去之思
恩知州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自稱為建文帝自滇歷閩遊
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
京號為僕途次賦詩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限家
何在江漢無水自流長梁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
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 朝廷未審虛實以太監吳亮曾經侍膳使
之審視老僕見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嘗御便殿時棄片肉
於地汝伏地謁食之何謂不是亮佯為不是已而復命遂取老僕入西內
後莫究所終

謹按 弘治中禮部主事蘇州楊循吉嘗奏請追諡建文帝以恭仁康定
去其後也得諡為元順帝為此謂元之季主知天命歸我 太祖避位而
固當親景皇以避位言之尤當親順帝則告于 高廟而追諡之豈可
厄哉建按成祖登極初謂建文自焚嘗聖以太子之禮無貶黜之文天
順初 英南又謂建文之無華釋其囚而聽其婚娶出入自在今日推

李自吉... 正統六年

祖宗之心加以謫使得此
謫視景皇帝固無不可也

勅旌
義民
亦是
鼓舞
亦盛
心之

遣使齎勅旌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先是令天下州縣各置預備倉
軍民自能出粟以佐官者旌之於是吉安府諸縣民廬陵周怡周仁俊吉
水蓋文志李維霖宋豐楊子勛羅脩齡蕭煥珪朱新賀祈年賀孟璉安福
張濟泰和楊孟辨各出粟二千石以歸有司備賑濟上命各降勅旌為
義民遣使持詣其家勞以羊酒蠲其稅役治等詣闕謝各置勅書樓以修
上賜焉

一黃紙
而活二
千飢民

謹按此只據王抑菴文集所作勅書樓記卷一府而天下可知當時人
千粟遂可以活二千飢民所操約而所濟博救荒良策莫踰於此矣
成化以後乃稍變以為生負納粟入監之令遂流於強鬻賣官之失焉
復存矣可勝慨歎

王振
兵計

時廷議多謂麓川遠夷往來兵為費不貲宜置勿問然王振方倖用事
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太監

賜驥
金批
等物

曹吉祥監軍定西伯將貴充總兵官率京營湖廣西川貴兵共一十二萬
往征之驥薦廷臣侯璉楊寧蔣琳等為參謀陛辭上賜驥貴等金批整
細鎧弓矢蟒衣以行

正辛酉正統六年

王振專
政欲示
威遠夷

春命定西伯將貴為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
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便宜賞賚時王振專政欲示威遠夷遂大發兵命貴
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蕡郎中侯璉楊寧主事蔣琳
等皆在行陛辭賜驥等金批整細鎧弓矢蟒龍緋衣○侍讀劉球上言帝

劉球
進御
夷之
策
北虜
悔過
乞降

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
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
釋對狼攻太承舍門庭之近圖遠徵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
陋威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堠脩墩堡選將帥練

李自吉... 正統六年

贈國初死節臣王棹

備建奉天革蓋謹身三殿

古今天下大都

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王振不從○贈國初死節翰林侍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賜諡忠文先是建文中嘗贈禕學士諡文節永樂初凡建文所設施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諡者至是義烏丞劉杰復請于朝乞加典乃有是命○六月右都御史陳智罷○十月脩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十一月朔上御奉天殿朝群臣赦天下

董按

三殿自永樂辛丑起歷洪熙宣德至此垂二紀方脩建

仁宣二祖恭儉之德謹天戒重民勞之意至矣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行在二字洪熙初仁宗欲回都南京北京各衙門俱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為永制

古今天下大都

帝主建都之地也然論時宜地勢盡善全美則皆不如洛陽何也

懿文太子洛陽為

強弱無常形盛衰死定理

吳訥力李尚義

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可以言建都長安雖形勝而漕運艱難汴梁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故宋范仲淹深欲營都而時弊與作識者恨焉國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以洛陽為上使懿文不蚤世遷都必矣幽燕形勢自昔稱雄會通漕運今日頗便建都宜矣然北大近胡南大遠越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為守南距珠崖大詔始萬里而遙非所謂居中而應四方矣使吾中國之武備嘗如祖宗之盛猶之可也苟邊圉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朔河川古北口一不常而轉漕我於不便矣每秋高馬肥胡兒輒起搶黃裏之想胡人稱京城為黃裏所幸者國家福祚無疆而胡人唯利秋掠來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耳又或立文莊所慮虜騎疾馳進據臨清咽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併失之矣可慮不尤甚乎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強國勢之盛都南都北無所不可而不知強弱無常形盛衰無定理創業方興之世與承平恬嬉之勢固倍蓰什伯不侔也今嘉靖聖天子勵精圖治而醜虜猶時肆憑陵胡馬直抵近郊京師九門為之書閉昌平陵寢為之震驚若庸紫荊為虜坦途良鄉通州為虜外府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犯人之憂實深耿耿

右副都御史吳訥之致仕許之訥蘇州常熟人自幼力學尚義兼善農術聲聞江東舉校官不受永樂末舉賢至南京仁宗監國聞其賢命教功臣子弟送拜監察御史歷陞金都副都御史懇乞致仕訥端重純明履

吳訥守

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還家閉門著述家務悉委諸弟所著有思菴前後集性理群書補註小學集解文章辨體等書行于世其立論以性理之

訥不

奧多所聞明家居環堵蕭然周忱巡撫江南見其宅空隘欲為創新第于城中訥曰其素不愛華靡何為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忱乃止○蔣貴王

靡

驥等討麓山大破之賊首思任發遁去先是大軍至雲南賊攻天候州甚

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太風驟命縱火焚柵因督軍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為指驥等盡廢兵深入破連環七砦于砂木籠山又破象

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思任發遁去乃還

正統七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蕙學士王英侍讀學士苗衷為考試取姚燧等一百五十八人○三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

天封有功

有差○論破麓山功進封蔣貴定西侯封王驥靖遠伯兵部郎中侯璉刑部郎中楊盛隨軍督戰有功陞璉禮部右侍郎寧刑部右侍郎餘璉賞

蔣貴名將之亞

天順日錄記定西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其為將也能與士卒同其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終于入親帶而行與士卒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走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於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己之勢聽入指揮畧不較也威震邊夷余之名將抑其亞乎

復行海運以備不虞

令南京造度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等倉
大明會典載此則正統中猶行海運後來不知何時始廢文按山在三十餘隻後來登州路不復行船亦盡廢無存近時江文莊盛欲復行海運以備漕河不虞且習水戰以遇倭夷海務實為國遠慮之意愚謂但能循正統七年之令不廢則即與立文莊之意不殊矣嗚呼天下之事行於前而廢於後豈獨此一事故今日謀國者能按其迹而行之亦無難者但患上下樂因循神與作於是天下之事始一任其廢弛日入于弊而無復可為者矣

王勳提督遼東軍務

命右會都御史王勳提督遼東守將晏夫機朝廷以為憂乃命勳往督之令便宜行事勳至守將以下庭祭饗請賞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

遼東下
有
置務
遼東
五字

邊境不
可以法
律治

軍士飽
後人樂
於戰守

莫中末
樂功類
靖難功
累過

陞權惟
以才望

乃已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關原高

墻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埃珠連壁貫千里相望仍簡閱

成卒更老弱暇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人人感激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

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全贖之曰

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在邊數年措置糧

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守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中山東武城人初以國子生授天寧都司

經歷承樂初預靖難功累遷至今職居工部二十年卒追封晉平伯諡榮

襄○七月擢大理寺卿王文為右都御史○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為

工部右侍郎永和初由教習簡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解署後繁事殷選

勤厚平恕知大体能撫治者任之廷臣多舉永和者遂擢焉

謹按王永和以二教官再遷即至侍郎當時用人惟以才望不拘資格
如此近日則以教官而望九卿不啻登天然矣嗚呼任官惟賢流

重惟能我 祖宗實以乏近日用人不未本此而拘末世之資格難乎望
三代之治矣

會皇始置戶部大倉庫○吏部尚書郭維龍都御史王文疏其會皇之罪也○

擢禮部左侍郎王直為吏部尚書○倭寇破大嵩跳諸千戶所殺掠居民

滿江食事陶成討誅之○冬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諡曰誠孝昭皇后

謹按枝山野記 太后太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
官脩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 太后曰曆日已格除之豈可復用

對曰曆日行於一時實錄萬世信史豈可象漢武之年以亂實 太后領

之其二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他其禁文

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 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

顧命而出按此記楊文貞所對言議甚正第不識當時果有此言否竊

疑文貞累朝元老自洪熙來即得君行志言聽計從使果有此意何不

於仁 宣二相時言之乎枝山此記當出於傳聞然其詞誼甚確足為

正論赤職方氏文字久已弛 禁梓行弟首一事尚有待耳

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督督軍務征麓川

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大軍還復出為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取之

士奇乞
復建文
號
實錄
萬世
信史
赤職
方氏
文字

至雲南檄緬甸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憲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三百石

王驥阿
從王振
亦是誤
國之亞

天順日錄記麓川初叛適王振擢柄欲逞其忿閣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王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救無辜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驥擾軍民疲敝始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何有利益連歲與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於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為功之罪之魁也

馬昂仗
表凌傳

春擢監察御史馬昂為刑部右侍郎昂滄州人儀表俊偉聲音洪亮貢人

劉球
上言
小事

太學選授鴻臚序班以薦擢御史巡按有聲至是刑部禁囚劫獄而逃尚書以下咸禁緝捕昂侍郎掌部事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詔群臣言得夫自張太后崩王振權勢尊特講劉球止言十事一言 走上宜親

劉球
上言
小事

言得夫自張太后崩王振權勢尊特講劉球止言十事一言 走上宜親

正統八年

政務權不可移於下振覽之怒欲置之死適編脩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卿

得罪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苦拷令招球書此謀陛前碎去

囚獄中支解其體球見刑不知所謂但曰死訖 太祖 太宗自是人絀

口不敢言振之過球魂附順子數順之罪順亦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

劉球獄
中之厄
冤不測
伸吾輩
見之
頻而
已奈振
何
王振
柄內
問之
政者
了多
少短
紳

萬圍雜記正統初張太后同德政三揚岳輔弼凡朝廷大事皆有三公處分數年政治清明為本朝之極盛自太后上德揚榮已歿士奇以子稷之故堅卧不出薄惟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委靡不能自振於是內閣之柄悉為王振所據生殺予奪盡在其手遂殺諫臣劉球去大臣之不附已者奉朝皆以翁父稱之廷臣無大小皆行跪禮雖都御史王文之剛亦屈焉天順日錄記王振初得權喜入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謫始懼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祐儉邪小人首開趨媚之路百計効勤極盡諂諛之態遂宣言於衆曰吾輩以某物相送振大喜以為為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札者為優已以得禍眾聞之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以為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乏在外方面俱見之當朝黨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重至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隄防勢不可正君子付之太息而已群書類考曰國家閣宦實與公孤之權相盛衰天子剛明早朝晏退日御文華則天下之權在閣宦蓋公孤虛坐內閣或宴安是懷相臣不得觀其面則天下之權在閣宦蓋公孤虛坐內閣

進見王
振以百
金為尋
常其權
勢赫人
如此

或宴安是懷相臣不得觀其面則天下之權在閣宦蓋公孤虛坐內閣

文書可
不特出
枚司札
監內批
不以木
刺而以
鉄鑄

倖瑄
不拜
王振
此我
大臣
風度

累日積月朝鐘不鳴章疏不入司禮監文書房則主之可不特出於內
批公紙不得而進矣故三楊在宣宗時言無不售至英宗初則拱
手唯命無如之何一人之身前後所遭不同如此皇明策要記我大
祖鑒前代宦官之失嘗置鉄牌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
字在內宮門宣德中尚存英宗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建按祖宗
時每有重大關節必置牌示儆今午門外所監紅牌上亦太書八字曰
官員人等說謊者斬戒內臣牌即此類也然內臣預政之戒視官員說
謊所係尤重故不以木刻而以鉄鑄不置列朝而置於門聖祖之意
深矣而不圖適犯權璫所忌也 聖明在上此牌宜復置宦官專恣之
禍史須救得一半

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為民初王振問於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
士奇薦瑄時瑄為山東提學僉事乃召為大理少卿瑄至京士奇謂瑄宜
請報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明即後遇諸途瑄又遠衆不下禮板
滋不悅會指揮某死妾有邑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
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怒譴之於振振
嗾言官劾瑄故出入人罪繫獄處以死瑄怡然曰辨冤獲死何愧焉手
持周易誦讀不廢至稟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

王振款
致敬宗
門下

士大夫
高敬宗
之風節

吳澄
仕元
失節

北邊自
此多事

兩賜
時若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
南直隸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以忱與敬宗同年微露其意忱請敬
宗達之敬宗曰某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
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
綠緞羊酒求書程子四歲敬宗為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為
祭酒十八年竟不遇轉於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矣敬宗浙江慈谿人○
追封元儒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庠庭從楊士奇等議也

詞林記謂吳澄實宋進士仕元失節識者非之後謝祭酒釋
亦謂澄出處不正當出其祀為禮部所格至嘉靖中竟黜之

冊皇后錢氏○左刺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併
吞諸部勢復強盛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自此多事矣○召巡撫陝西石
都御史陳鑑還轉左都御史掌院事以右都御史王文代巡撫陝西石
州吳縣人為入忠厚端謹用法寬平臨事簡易鎮陝十餘年兩賜時若年

命子 殷屢登民親愛之以其美績歸母為鬻子翁命嘗以議事遠朝民訛傳得

代渡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鑿諭以當復來始稍散去及其復

來憤忻鼓舞迎之教程或又皇至必得兩賊必服濟民益戴之民之父母

及身有疾者發願為鑿昇轎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

禁不怠也及鑿去民多圖其像事之如神其得民如此及文代之欲懲其

寬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為宜然民陽畏而陰實怨之且早潦相仍邊事

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陸燦庚已編稱鑿父孟玉平生好善一夕夏神

人告之曰吾今降生為子以大而閉遂生鑿觀鑿政理或然也

十二月宣德廢后靜慈德佛氏薨○楊士奇子楊稷有罪逮繫法司士奇

以疾在廷及不出 上賜璽書勞之曰卿歷事兩朝 祖宗實惟簡在暨

朕嗣統故沃爾贊厥勞尤多比卿以疾遠朕左右者數月未有勿藥之喜

朕心惓惓惟卿子既垂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勿進藥石

在 歷事兩朝 朝祖宗 實惟簡 在暨

王代 鑿相仍 邊事 日作 非復昔時之氣象矣陸燦庚已編稱鑿父孟玉平生好善一夕夏神

人告之曰吾今降生為子以大而閉遂生鑿觀鑿政理或然也

十二月宣德廢后靜慈德佛氏薨○楊士奇子楊稷有罪逮繫法司士奇

以疾在廷及不出 上賜璽書勞之曰卿歷事兩朝 祖宗實惟簡在暨

朕嗣統故沃爾贊厥勞尤多比卿以疾遠朕左右者數月未有勿藥之喜

朕心惓惓惟卿子既垂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勿進藥石

士奇感 上恩而 涕泣 朝廷不 忍加卿 子之罪

早圖康復以副主望士奇感泣
天順日錄記士奇晚年溺愛其子真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都邑或
出巡者以實來告士奇反所子之請而疑之有阿附諛子之善者即以
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及被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
廷猶不刃加之罪付其狀於士奇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為不善也已
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 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上奇老病
不能起 朝廷猶慰安之士奇始論其子於法斬之卿人預為祭文數
其惡天下 傳誦焉

親政務 以總乾 綱其三 別賢否 以親正 息立威 命以重 公暗指

續四月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
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
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民勞其八定法守以杜下移其
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特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
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為禮德清知之會球上疏
乃激振曰劉球疏中總乾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

正甲子正統九年

李卓吾批點明倫彙編卷之五

春新建大學成 上臨華祇謁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

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者莫

多二佛寺舉措如是可謂弊矣若重脩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僕寺之費

請及時脩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

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沙羨稿右臺稿文集志東里集諸書

詩文百篇誰復聞有存一人

楊文貞遺人送金食

文貞知進不知退

皇猶能信未可言去也 太皇仙逝天下大權盡屬閣宦掌權文貞復何
事一切聽命分置遂得還我朝不立宰相然內閣之權已如此其
不避勢者幾人小人君之豈不壞事按楊文貞在本朝固為巨擘獨
恨其晚年味知止之義知進而不知退也夫人臣事君道合則從不可
則止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正統之初王振之權已彰時事
變文貞年踰七十可以法矣猶曰主少國疑邊事孔棘未可求安太
吳郡楊氏循吉曰楊文貞薦進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人
馬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為尚書楊仲舉翁官為都憲吳敏德訥為檢
討陳嗣初繼嗣乃教書儒生文貞初不相識惟於周文襄處見其詩遂
薦之今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焉何氏孟春曰權衡之地
銖兩可移勢之所使不言而諭楊文貞在閣時其督來京久之當歸念
無裝資會有知府某犯班于萬黃綠是督賂至數于為其求救時某知
府已入都察院獄文貞不得已於該道當問理日遣一使持盒食至院
云楊士奇直某知府送飯該道官遂親下釋其知府刑具俱其飯畢此
事一切聽命分置遂得還我朝不立宰相然內閣之權已如此其
不避勢者幾人小人君之豈不壞事按楊文貞在本朝固為巨擘獨
恨其晚年味知止之義知進而不知退也夫人臣事君道合則從不可
則止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正統之初王振之權已彰時事
變文貞年踰七十可以法矣猶曰主少國疑邊事孔棘未可求安太

桑榆景迫尚會東園就

士大夫公論不能掩

李時勉做胡安

議大

王振諱時勉擅代官

所恃復何所諉而不去哉且子殺之惡既播家且不能正矣如正國何
猶尚視顏且瞻之列不獨王振之天下之人亦指而議之矣桑榆景
迫尚會東園就而能舍鍾鳴漏盡死而後已知正有恥者固如
是乎惜夫以文貞之賢而於此不能無憾楊文定後二年亦卒于位其
失與文貞不殊嗚呼胡儼黃淮與文貞同入閣者急流勇退鴻飛冥冥
垂今二紀彼何以哉古水周季士叔與王抑庵書論楊東里先生謂跡
其牽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能掩也我朝當三楊先生輔政之
初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與國
故致已已中秋之過同學士與
楊東里為同鄉其論誠不誣矣

命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參預機務○五月加國子祭酒李時勉于監前

既而釋之時勉為祭酒崇廉恥抑奔競別賢不肖勸懲傲胡安定教條隨

其材器而造就之待諸生因義善善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

以祭諸生感之先是議改建太學上命王振視之時勉待之不能加禮

振會之令人庶其事無所得尋倫堂前有太樹時勉獲其二面陰翳妨諸

生班列稍令伐去傍枝振遂聲聞以為擅伐官樹入私家用傳旨并司業

趙琬皆加于監前諸生皆伏闕請有石大用者蘇州人獨上疏請代罪曰

李卓吾批點明倫彙編卷之五

民生於
三事之
如一

伐夷有
功進爵

公卿
皆拜
振門
土風
掃地

上亦呼
振為先
主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今李時勉擅伐官樹薄禾加號切緣時勉年已七十
兼患風疾况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加以全師生恩義疏上併釋之
大用由此知名是秋中京闈就銓得戶部主事○秋元良哈三衛夷人寇
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為四軍成國公朱通出喜峰口由東路左都督馬
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
由西北路踰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進戰走之
次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通太保亨進封
侯諒封招遠伯懷平鄉伯餘進爵有差○太子賓客致仕胡儼卒續正統
九年三月內官陳景先送女官且淑清還揚州索取府衛白金練幣等物
且治私事踰期復命由是言官交章劾其貪戾不法侵國害民等情詔錦
衣衛鞠賞○王振之橫也公卿皆拜于其門上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既
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預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

此等無
何等無
置公卿
何地

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平使以復命上威然乃命東華特開中
門振至問何故曰詔命公由中出振乃曰豈可乎至門外百官皆候振拜
振始悅

正統十年

正月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鑑等于禮部先是刑科給事中鮑輝
言天下各官來朝乞敕吏禮二部詢訪有廉行愷悌治行超群者禮部官
引赴御前親加獎諭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上從之
於是會舉司府州縣官丁鑑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賜以勅諭各賞衣二
襲銀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後吏部擢用

謹按

此實雄勵循良盛典祖宗
朝間一行之近日遂為定制

李士馬
愉為考
試官取
商輅等
一百五
十人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為考試官取商
輅等一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俊并進士及第出身

李卓吾明通

商幹
為時
名臣

商幹 商幹浙江嚴州淳安人 鄉試亦第一 宋朝奉三元者凡三人而我朝取三元者惟商幹 况官至內閣秩一品事業為時各臣豈非浙省山川氣運之盛致然歟 蓋國初文運惟江西獨盛故時有翰林多吉水朝內半江西之說 此後浙省遂盛於天下 江西不及矣

五倫書
成各官
進爵

五倫書成凡六十二卷 ○進內閣學士曹冕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馬愉禮部左侍郎苗衷兵部左侍郎並兼前職又擢侍講學士高谷為工部右侍郎仍兼前職入內閣與鄭等同辦事愉尋卒

護 萬真定晉寧人 循江西泰和人 愉山東臨朐人 裴鳳陽定遠人 谷揚州興化人 此五公繼三楊後登庸當國者又別是一番人物然其人品事功得君行政不知三楊遠矣 此亦世道漸降驗歟

命去英
代祀南
鎮

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群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 上嗣位幼冲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赴內閣會議具本奏決 ○命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疫死甚眾乃遣英齋香幣牲祀南鎮以攘民厲英至紹興天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野霑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

侍即
兩

李暹
貌英偉
言辭力
正

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為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 ○十月戶部左侍郎李暹卒暹長安人舉于鄉永樂初授戶部主事謫清河監監副嘗被選與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使西域踰萬里至察馬兒罕凡五往還姿貌英偉言辭辨正遍歷諸國皆得其歡心 朝廷加之 歷陞至丞職 **續** 謫監

王振怒
候下錦
衣獄又
斬階各
者之罪
有天其
無日矣
何成一
個世道

察御史李儼成遼東鐵嶺衛衛在光祿寺監收祭物太監王振過之怒儼應對不跪遂下錦衣獄已而誦之 ○錦衣衛卒王永為匿名書數太監王振罪惡揭之通衢及振姪王山家緝事者得之刑部論以造妖言斬罪 **正** 丙寅正統十一年

二月少保太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謚文定

范理楊
溥可謂
而賢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有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為禮溥聞而異之後燕知其能即薦知德安府戶權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理天台人後仕至吏部侍郎即建按范楊二公可謂兩賢季世諛佞成風何處尋討此等人物國史謂三楊同為內相士奇有相業崇有相才溥有相度斯亦確論也夫萬國

雜記云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身不違暇食惟欲達四聰以
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楊閣老慮聖體倦因創推制每日
早朝只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本請閣下預以各事處分陳上
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祖三臣卒無以敢復祖宗之舊
者迄今遂為定制順日錄云予自少惡僕老見又有掛其像者即斥
其非以為各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王家宰宅見正寢東一室
嚴整疑必家廟問之則曰佛堂也予覺駭嘆又以為文章名世者必不
不既而見石首楊先生庭中高懸一幅觀之乃親音像也不覺失笑嗚
呼人其人火
其書將望耶

三月太師英國公張輔等奏請國子監聽講輔等偕侯伯二十餘人早朝

奏請國子監所講

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請國子監聽講上許之命
以是月三日往是日輔卒諸侯伯詣觀祭酒空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
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教授之地皆就列坐惟英國公與祭
酒抗禮飲其歡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亦太平一盛事
也○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少卿仍舊巡撫二
省十餘年上童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嗾言官劾其擅舉

亦太平盛事

復命于謙為巡撫

自代之罪降取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水東日記于節菴每入京議事未嘗持土物賄當路亦以嘗謂其詩曰
手帕磨礮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闖關話短
長以此不能媚權貴
在鎮比十八年

三月 上閱武于近郊○命襄城伯李隆率師巡邊

正丁卯正統十二年

詔選翰林院官十人

春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選講讀以下儀表俊偉有才望者
侍讀江淵裴綸侍講杜寧謝璉王玉脩撰劉儼商輅編脩陳文呂原李紹
劉俊等令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仍命侍經筵日在內府進學並儲之
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之○巡撫大同宣府總

督屯種都御史羅亨信

上言虜酋也先專候豐稊圖為入寇宜預於直北
要害增置城衛及脩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時叅將
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二千取一為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

二丁取一為兵

量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鹹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重事勢正宜布息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布恩信以結人心
謹按當時邊患惟安福劉公球與吾邑羅公亨信明炳幾先事於未復于謙兵部右侍郎雷理部事先是謙于父憂詔起復之累疏乞終制不

命于謙起服再遣行人汪琰諭祭營建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進提督遼東軍務王翔右都御史以征勦

張雷以生達賊斬獲有功也○下霸州知州張雷獄成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洎守霸見其民將食者多每里置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

道使其谷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遍曉示之暇則下鄉取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民其易如此後朝觀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歲內蝗作捕之有法吏

帶受旌異之典

部侍郎魏驥延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之領牧者諸于王振捕之下獄權楚幾至於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

城人咸惜而莫能救之而莫能救也○逮南京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二道御史范霖楊永等下獄先是銓督南京糧儲時諸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置功過

霖求合疏銓平簿督責諸御史詰且而言日晏不輟霖求等不能堪乃合疏銓平日不法事

事上之上之詔徵銓詰獄銓亦訴奏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銓得心悸疾死於是

如世下獄此將奈之何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求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求忿死獄中會極刑霖得減死出獄數日亦卒

正戊辰正統十三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內閣學士高穀翰林侍講杜寧為考試官取岳正等一百五十人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內閣選進士為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被選者禹安劉珣劉吉李泰等二十人

會試取岳正一百五十人

御茂七
借稱閩
王

○七月福建沙縣民御茂七反借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先是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瞭望樓編鄉民為什伍設總小甲統帥之以防禦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鷄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於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獲之因而殺之兵數人縣聞於上司調官軍二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擢討遂刑白馬軟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借稱王號署官賊八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為總兵都督陳韶劉德新為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不兩月
間天下
震動

天順日錄記福建茶政未彰交趾人與中官多親善侵漁得銀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缺乏貧乏不堪者甚為所迫於是御茂七聚眾為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漸寇聞風而作如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搖如此

都督陳
韶與賊
葉宗留
戰不利
死於賊

秋甌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韶敗死遣工部尚書右瑛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夷思機發等子孟養寨時麓山思任發子思機發思下發二孽復據孟養寨梁為患朝廷復命驥總督軍務以都督官聚總兵張軌田禮為副調率征夷兵十二萬以行十月我軍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以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欽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宣九谿衛指揮翟亨等亦戰死于陣二孽竟失所在疑死於亂兵焉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麗川千餘里諸夷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驥還詔增祿百石通前一千六百石賜鐵券令子孫世襲伯爵○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英誅賊黨周明松等先是葉宗留與其黨

諸夷酋
皆震怖
真天
威

誅明松
市

陳諫胡陞得二科舉作亂屢敗官軍殺都指揮脫網遣明松等四出剽掠
時承平日久民不識紅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朝廷憲其與閩寇
合發兵征之而命英與中官分守要地英榜諭賜從示以禍福降者其衆
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二萬來劫明
松等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遂巡遁去

正巳巳正統十四年

張楷奏
請益兵
陳懋掛
征夷將
軍印
張英存
心愛民
率兵拒

正月大發兵討閩寇先是陳韶既敗師燔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張楷
奏請益兵乃命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伯梁寶平江
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輿為左右叅將兵部尚書金濂兼督
軍務太監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宣紀功大發兵討之○乃張楷
劉聚還罷職不叙巡按福建御史汪澄以畏避妄奏賊情徵下獄誅之○
鄧茂七寇建寧府事福建左布政張英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

戰而死
收陣有
碑記在
焉
至今危
思慕之

多善政進泰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憤親率兵拒戰陷陣而死○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失死賊黨推茂七兒子伯孫為主○北虜來貢
尋發兵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
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貴州苗反

東南略
動王驥
不能碎
其責

彭氏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為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
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連誅將士多死傷大
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
都督官聚張軌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避立乞通道皆曰吾征麓不
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萬數軌等僅以身
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乏騷動驥輩不得辭其
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為意
世道升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憾

巡撫南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入朝留為戶部尚書

周忱入
胡普為
戶部尚
書

天順日錄記周忱如謀慮深長理財無出其右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
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虛日入人得其所欲釋子建造者必往求之所
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
又令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乏

權監察御史韓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雍蘇州吳縣人才識聰敏嚴

韓維巡按江西有聲

韓都

陶成招賊宗留其率其出降服其心也

王振擅權災異蚤見

明敢為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軍按一年回京復擢倉部御史時雍
總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采凜然因威大著凡臨衆決事動發
數百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踈滯設施最愜輿情其後官民皆遵守之號
曰韓都例繼之者皆以為不及云○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
胡倭之擢成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
乘間時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道師老財費計咸莫知所出成請招諭之乃
與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慷慨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
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招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六月南京宮殿
災是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入奉天華蓋二殿奉
天諸門皆燬盡下詔赦天下

天順日錄記自王振擅權上于天象災異蚤見振畧不警畏恣狼愈甚且謂言災異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民告於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編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千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姓東流於海淹沒人家千餘戶又振

火而王振宅

宅新起於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木兩明自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乘和木舉化關矣

徐程見此避禍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是月災惑入南斗時侍講徐程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程曰禍不遠矣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程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韃子婦耶乃行

災惑入南斗不祥此

禮按通鑑綱目果武帝中大通六年災惑入南斗去而復還謂止六小時親主為高歡所逼自洛陽奔長安梁主聞之嘆曰虜亦應天象耶嗚呼變不虛生天人感應往往如此誰為不道遠耶

車駕親征北虜

七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其鋒銳甚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日報數十次王振不與大臣議振天子帥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請不從是月十七日駕行命太監金英輔成王監國文武大臣皆匆勿失措而隨之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惴惴聲言愈急邊將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

非風則雨

朱國公
膝行所
命死能
為之僕

王振硬
敢言天
命害國
賊何以
不早死

當時
何不
把振
以刀
宰之
衛儒安
知兵安
世言何
等無理

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開避待
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怒迫勝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
尚書王佐竟日跪伏章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
前若有踈虜陷 乘輿于莫莽誰執其處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愛惜
走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罵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曩有黑雲
如織鼻營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惧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
朱冕全軍覆沒鎮天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
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 駕宜從緊閉入廣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 上北狩先數日師過鷄鳴山虜追至遣朱
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鷄兒嶺廣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
兵部尚書鄒楚請 車駕疾馳入關而嚴兵為殿振怒曰汝腐儒安知兵
事次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輾車于

北虜遺
使持書
諸和計
亦談矣

乘輿為
虜所獲
王振害
之

胡人昇
中國
重載
而歸亦
幸矣

餘輅在後未至暫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合
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百渴極掘井深二丈無
水虜見我營不行偽退圍遣使持書暴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
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就行之未三四里虜復四面環擊之兵
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驟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
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敵野塞川窟侍虎背矢被體如置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鄒楚
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餓
餓僅得達關驛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歸
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况 乘
輿為其所獲豈偶然哉○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
既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為不利其兒來

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第賽_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平賽利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即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了大

驚曰是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太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木言曰太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_{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輩在傍開口摧其面曰去那顏

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裡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傷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送還之十日復坐寶位之上豈

不有萬世美名乎衆皆曰者_{胡語云者然辭也}於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賞之護之伯顏亦也先弟也○十七日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皇太后遣使賞黃金珠玉交龍段匹等物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

駕○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權總萬機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奉令施行衆皆謂行且即真矣○二十日 皇太后詔立皇長子 御名見深爲 皇太子時年二歲乃命 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二十二日衆官殿殺奸臣馬順于朝 郕王令旨族誅王振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 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社稷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聞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闔衆隨擁入太監金英

傳令旨且退衆忿欲碎英英懼復傳旨藉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傍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憤起碎馬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今自至此尚不知警真姦黨也衆爭毆之蹴踏搶裂頃刻而斃血流于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玉山至友接跪于庭衆共

沒王振家及奸黨馬順輩天理就在眼前

大部交劾王振之罪

天意之有在見於十兵不衆萬世美名加上皇於位

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

即登閉門不納

袁彬以頭觸門大呼

虜給我有害意在

唾罵之是時衆競喧嘩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言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與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王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鑿山于市其族屬無以長皆斬○皇太后命以于謙為兵部尚書○二十三日虜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待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真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為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千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乃因擁駕還召壯士

赤光罩定御帳

莽地護帳外此

中便見真命天子

皇太后命御王戎位權理万幾以正國家太監金英傳旨

與之謀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主皆奮躍用命已暮暴給之會有沮者既淹火虜擾而去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駝馬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莽蛇遮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為虜所掠得侍上左右又有哈路者先隨使臣具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番廣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一人之力居多○二十八日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馬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上酒歌舞以為娛復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與妻見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羊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韃額管起管下○二十九日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處理萬歲成王年長宜早正大

皇太后命御王戎位權理万幾以正國家太監金英傳旨

文武群臣文章勸進大 陽王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踰 年所卧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 教以不軌使人截利斧飯桶中破鈕錄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其黨穢舟以 待遂遁入海蕭聚群盜赴之者如歸市旬月間至萬餘人至是攻圍郡城 官軍禦之輒為所敗城中餓死者如登刺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為所破招 誘馬民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 載米及鹽魚者奔近若避賊狀官軍問蕭表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 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 實是尚 賊而必 死於 官兵 之手 王清 賊而必 實是尚 笑

位以正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 武群臣文章勸進擇日行禮○是日令旨命翰林脩撰商輅彭時入內閣 辦事○是月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遂僭稱東 陽王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踰 年所卧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 教以不軌使人截利斧飯桶中破鈕錄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其黨穢舟以 待遂遁入海蕭聚群盜赴之者如歸市旬月間至萬餘人至是攻圍郡城 官軍禦之輒為所敗城中餓死者如登刺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為所破招 誘馬民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 載米及鹽魚者奔近若避賊狀官軍問蕭表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 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 實是尚 賊而必 死於 官兵 之手 王清 賊而必 實是尚 笑

天下字 下脫 政明年 為著泰 元兵於 是天下 十二字

如王即 帝位朝 網始爾 也先 書詞 悼疾 造器其 莫及勇 以防虞 令都督 孫鏗選 給事中 王汝璽 分投巡 視防圍 也

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五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 六日如王即皇帝位遙尊 上為 太上皇帝大赦天下始知有君朝綱 始肅法令始行○也先復遣使至書辭悼疾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泣言曰 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適者各營精銳 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設乃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 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 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鏗 衛穎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 策分投巡視勿致疎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勿為虜所掠通州 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官人員各請開支俸月糧之數實 為兩得 帝嘉納施行之○進陳循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仍兼學士 商輅彭時並進侍讀時以憂制去○擢都府左長史儀銘為禮部左侍郎

擢世官或以理事

右長史楊勳為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為太僕卿審理副余儼選會都御史伴讀俞山為鴻臚寺丞楊輿為戶部郎中先是帝在邸即吏部奉勅擇儒官為僚人皆託故避之賢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講着由脩撰為長史綱及儼由中書舍人為審理山與輿由訓導為伴讀皆不由

功名富貴不可預料

科目發身者不料一旦遭逢及此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終禮部尚書山歷吏部侍郎輿至戶部侍郎綱遂入內閣加太子少保人之功名富貴不可預料如此○權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皆為副都御史分守

擢官分守應用

居庸紫荆等關○命侍講徐理楊鼎檢討王珣等行監察御史事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密領操練遇警調用

亭相親姓

命武清伯石亨總京師兵馬亨有威望方面鉅軀須髮至膝望之悚然先

然

石亨退還贖罪

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赦放出之使總京營兵馬退還贖罪十月朔也先以送贖罪上皇還京為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為鄉導奉送京為名還京為名還京為名上皇自紫荆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

宋南渡之事可監其不可南

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理以古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咸在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矣一步不得離此英是謙言宣於衆曰死則君臣同十處耳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如决

安所對英拂然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為太監

謹按南遷對英拂然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為太監安所對英拂然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為太監

不為淫

極言京師之務卒之神器哉

師不可

危而復安天下... 亦無如之何而宋南渡之禍立至矣宋高宗時將相皆庸人下今不為趙宋其機只爭髮髮嗚呼是豈人之所能為也哉天也

下蕭焚 城外倉 糧知權 變也稍 援必為 盜資

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草束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虜軍何不待報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得待又坐困於我非計也

謹按 按千公此舉監趙宋時金人圖亦據牟駝岡之事也

屬至 京外 亦危 矣 餘宜固 守知兵 法也 皇道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令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鏗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祭其軍北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為都督與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且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且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曰虜

陳四策

設伏矣 以待處

乘勝遠關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為營進無死志退有所歸

也先 夜道

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殉容而不斬者同罪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趣行其策瑄夏原吉字也○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即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掠掠亨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營覲見之見 上皇及

也先索 大臣出 迎軍駕 有詭計 在焉

彼死焉 意尔等 宜急去

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 上皇諭一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一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圍掠

此上皇之善也

有能擒斬也先者賞金封高爵而不

胡英計也先君臣

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為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固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理監大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寡兵勤殺詔許之為也先邏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力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迷不敢入關亦北遁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哈銘亦隨之既入虜營也先來見宰馬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濙王直曰脫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開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都督楊洪孫

楊洪等破虜

命都指揮董寬率兵督河

何文淵廷眷復起用為刑部尚書

周忱處事周而

鏗記廣等率兵二萬襲蘇虜之未去者遂破虜于固安逐至關塞虜之奪回人口萬餘其嘗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驅入畜以自衛衛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戎為所殺命都指揮董寬率兵督河間潘陽等衛緝捕盜賊時植隆虜安置敵內者乘時並起為盜故也改刑部侍郎江淵為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淵泗川江津人擢吏部侍郎何文淵為吏部尚書文淵初由温州知府超陞刑部侍郎數年以病乞歸至是廷臣乞起之乃召為戶部侍郎至京遂進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特賴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造官器數萬件皆鱗次發運未嘗愆期

各臣錄記時邊事緊急工部移文成造監甲閱力以數百萬計其非歲月不可暫令罷場以副急用其處事周而敏多類此又銷緝錄記正統間宮殿當採繪計用件膠萬餘斤遣官齎勅命公相如供辦

以新易
日而得
便利

班師還
京論功
封賞

今日
之事
邊關
為意
重回
守也

出城者
折令亦
灰矣
以寸

此門
鎖鑰
以保全
章信之力也

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請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府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膠數輸納以新易舊而得便利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此亦所謂周而敏也併著之

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馬營獨石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伺其如社壇壇伺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且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官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震軍或欲遂棄其城紛紛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劾坐當罰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必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

此門鎖鑰

章信提禦之力

郭登誓與城相存亡

糾集忠義

從門入

優詔褒

不負為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矣焉

鎖鑰賴以保全章信之力也○郭登者鞏昌侯郭子興之孫初為鞏衛從征麓川有功是年秋擢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敗邊陲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書閉人心士萌有變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過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慮危疑而氣益壯死問復親為理創傳書夜籌畫脩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京師登議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流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矣焉

謹按郭定義此舉壯哉雖不及行而風聲所暨亦足振中國之氣勢而慮矣

陳懋受命南征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應等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餘黨悉平先是懋等

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九萬

逐榮者入无溪山中降其數千而還賊將張普孫勇而捷聞自茂七起

事直倚仗之遂榮乃為書遺之許以自新使謀佯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

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

命都督黃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督理軍務會都御史

楊信民巡撫廣東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廣營伯顏帖木兒之妻阿

捷刺阿哈刺之使女設帳迎駕羊迤林進膳尋值聖節也先來上壽

進鱖魚貂裘進宴上皇在廣庭未嘗以隆辭色也先以重載其妹欲以

配下上時譯使是官童隨侍焉上皇曰焉有禹棄之君而為胡塔耶

後史何以載却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同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

朕還中國以禮贖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復却之曰爾後他日

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也先益敬服聖德轅裝每夜夢見上

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哈銘與袁彬俱

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時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腋溫足一日上皇晨

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厭我臂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

光武與嚴子陵共卧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上皇或夜出帳

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嘗使哈銘致意

於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宮人洗濯我侍巾

悅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盞來獻因歸奏一比喻曰大

伯顏以魚比喻為奏

上皇仰觀天象

與子陵一歛

汝今日與子陵一歛

上皇退他親之言何等見識真天子也

也先敬服聖德

火光隱

上皇在廣庭未嘗以隆辭色也先以重載其妹欲以配下

命都督黃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督理軍務會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廣營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捷刺阿哈刺之使女設帳迎駕羊迤林進膳尋值聖節也先來上壽

進鱖魚貂裘進宴上皇在廣庭未嘗以隆辭色也先以重載其妹欲以配下

上皇曰焉有禹棄之君而為胡塔耶

後史何以載却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同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贖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復却之曰爾後他日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也先益敬服聖德轅裝每夜夢見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哈銘與袁彬俱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時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腋溫足一日上皇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厭我臂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卧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嘗使哈銘致意於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宮人洗濯我侍巾悅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盞來獻因歸奏一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太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到潮水接著淺水

廣寇生
州馬昂
選精兵
環甲以
討之廣
開遁去

張輔
老屈
於振

廣人
深德
之

這大魚還歸大海也。上可寬心時，看不能留憂，或成疾悔無及矣。○
廣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翽等嚴兵禦之，廣遁去。○十二月，廣寇甘州提
督軍務都御史馬昂令人畜累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環甲，冒出屯山
隘，以伺之。廣聞遁去。○尊皇太后，廢氏為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為
皇太后，冊妃汪氏為皇后，冊上皇宮嬪周氏為貴妃，即皇太子所
生母也。○追封英國公為定興王，諡忠烈。

謹按天順日錄記張輔為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為公，位群臣上。
不知名王振專權，視動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輔，而不敢慢輔。既衰
老，亦屈節於振，以避禍，竟沒於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為人寡言笑，
督力過人，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改刑部尚書金濂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淮安人。
謹按天順日錄記金濂初為御史，有聲自求，崇以來，巡按廣東者多滿
載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皆深德之。累陞副都御史，遷請類
以充足，後歸京師，奏對弘此。上憚之，拜刑部尚書，類刻深乎閭閻，
歸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喜結權貴，性精忌利，數取精務，充國課商民困

金濂亦
豪傑士

宜甯
寶錄

雪不疑
與

千謙
排衆議

疲或不暇恤馬所學亦正言論風來動人太
抵亦豪傑之士也。後卒，追封沐陽伯，諡恭襄。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金陵人也。無他材能，以
生員薦入翰林，謄寫宣廟實錄，除中書舍人，改成府審理正。至是以從
龍恩，驟進得預密勿時，以為異，入閣三百餘，又改為南京禮部侍郎。○令
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疋，依照北直隸事例給糧分養。

謹按菽園雜記：國初官馬養於各死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
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有警，乃選取
以備軍儲，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
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宰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
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糧差而陪補受
累尤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

續時寒下大雪，乘輿所止空房，不疑虜異之，往覘天容，穆然危坐，亦無寒
色。咸極駭嘆，劾順益馬。○時虜傳京欲送，上皇駕還，衆論洶洶多主
和議，千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為重，君為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隨虜計。
尚書石璞鎮守宣府，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

練綱上 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城昌平○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平江伯
中只要 陳豫守臨清○邸王即帝位時京師擾攘人心洶○廷臣雖職口諫者莫
務八條 敢昌言國是長洲練綱以鄉舉士歷事都察院上中與要務八條一曰謹
惟在 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
君心 曰公荐舉八曰選群吏一轉援右証大要謂中與與創業無異因敗為成轉
移之禍為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帝命所司知之

李卓吾批點皇明正續通紀統宗宣德六卷 終

